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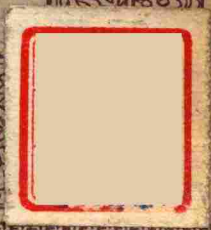
王 雲 五 主 編

文 選

(七)

蕭 統 選 李 善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文 選

(七)

蕭 統 選 李 善 註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文選

卷三十一

雜擬下

効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首 五言

袁陽源孫巖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人少好屬文彭城王起為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凶劭當行篡逆淑諫見害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史記曰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戰國策范子見樂

之樞也高誘曰樞要也河圖龍文曰鎮星荆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呂氏春秋客有語周昭文君曰魏氏

光明八方歸德賈遠國語注曰湊聚也應劭曰後漢書曰楊喬曰侯生為意氣矧頌漢書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

少遊士意氣深自負背事郡邑權謝承後漢書曰班固漢書游俠傳贊曰郡國豪傑處處各有又郭解之勢

奈何從他縣奪人籍籍關外來車徒傾國武籍關外來謂被徙關中也車徒傾國鄆從者之多也漢書

以明五侯競書幣羣公亟為言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史王氏五侯兄弟爭名護盡入其門咸得權

王謂趙使涼殺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漢書曰郭解河內軹人自喜為俠及徒義分

明於霜信行直如弦義分則分義也孫臏子曰禮樂則脩分義則明仲長子昌言曰潔若清冰嚴交歡池

文選 七 詩

一

然許之辭也。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廣雅曰：諾，應也。影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公羊傳曰：曹子標劍而去之。劉兆曰：標，辟也。影與標字同。孚，彘切。嗟此務遠圖，心爲四海懸。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莊子曰：心若懸於天地之間，郭象曰：所希企者，高而闕也。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前。列子：楊朱曰：慎耳目之觀也。嵇康養生論曰：嗜好常在耳目之前也。俠烈良有聞，古來共知然。漢書曰：楚田仲以俠聞。傅暢晉諸公贊曰：劉希彭俠烈，有才用也。

効古一首 五言

袁陽源

訊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訊，猶問也。漢書曰：司馬長卿，昔隸李將軍，十載事西戎。將軍，李廣也。西戎，匈奴也。故倦游，又曰：有遼東郡也。昔隸李將軍，十載事西戎。將軍，李廣也。西戎，匈奴也。毛詩序曰：備其兵甲，以討西戎也。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莊子曰：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誘曰：極望，成林。漢書有雲中郡，秦置也。四面各千里，從橫起嚴風。涼風，從軍行曰：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同。毛詩傳曰：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陰，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爲空，迺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曹植雜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類此客遊子，捐軀遠從戎。

擬古二首 五言

劉休玄 沈約宋書曰：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有文才。元兗弒立，以爲中軍將軍。世祖入討，歸世祖。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殺之。

擬行行重行行

眇眇陵長道，遙遙行遠之。楚詞曰：路眇眇以默默。廣雅曰：眇，遠也。左氏傳：童謠曰：遠哉遙遙。迴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古詩曰：迴車駕言邁，劉越石扶風歌。

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蘇武詩曰：去從此辭。奮，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曹植曹仲雍誅曰：寒蟄翔水曲。秋兔依山基。淮南子曰：兔走歸窟。寒蟄翔水。各哀其所。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魏文秋胡行曰：朝與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李陵贈蘇武詩曰：遠望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襟。詩曰：青子懋悠。悠我心。臥覺明燈晦。坐見輕紈。悲風至。對酒不能酬。望。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曹植七哀詩曰：青沐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縑。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誰為容。明鏡闕不治。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塘上行曰：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日在桑榆以喻。人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擬明月何皎皎

落宿半遙城。浮雲藹曾闕。鄭玄詩箋曰：曾，重也。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曹植芙蓉賦曰：退潤玉宇。進文帝庭。羅帳君下。羅帳來清風。古詩曰：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毛詩曰：所謂伊人。宋玉笛賦曰：武。誰為客行久。屢見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毛詩曰：所謂伊人。宋玉笛賦曰：武。誰為客行久。屢見流芳歇。潘岳悼亡詩曰：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乘嘉妻徐氏答。

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五言

王僧達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訊興亡言。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訊與信通。隆周為藪澤。皇漢成山樊。漢書楊雄河東賦曰：脈隆周之大寧。離蜀父老曰：羅者猶視乎藪澤。四都實曰：皇。久沒離宮地。安識壽陵園。甘泉賦曰：往往離宮。般以相燭。張晏漢書注曰：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

里昏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郭象注莊子曰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廣雅曰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
 怨桓範世要論曰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必至之
 理不可以智力避列子曰怨年我逝不知命也

擬古三首 五言

鮑明遠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 毘帶佩雙鞬象弧插彤服搜神記曰太康中以毘

志董卓有武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音曰所以藏箭謂之服所以盛弓謂之鞬 毛

越平陸魏文帝論曰弓燥手柔草淺獸肥埤蒼 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漢書曰鴈門

雀無全目關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

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羽于石梁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

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漢虜方

未和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白羽矢名國語曰吳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魯客假青楊子注言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李軌曰金金印 既荷主

人恩又蒙令尹顧漢書注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也 日晏罷朝歸鞍馬塞衢路宗黨生光

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德亦何懼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 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儒生自謂

孫通曰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莊子曰小惑易方郭象曰東伐木青江湄設置守彘兔毛詩曰坎坎伐檀兮

西易方於禮未虧孔安國尚書傳曰誤謬也沈淪謬誤也

之清且漣漪兮。又曰：蕭蕭兔置，獲之。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昭漢書注曰：翰筆也。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宮。華嚴與薛豐詩曰：存者側今惟三飛步有匹特。

觀君子論預見古人風。魏志太祖謂毛玠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兩說謂魯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史記曰：秦東園邯鄲魏王使新垣衍入

邯鄲說平原君尊秦昭王為帝。秦必罷兵去。魯連聞之，乃貴垣衍。新垣衍請出，不敢言。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又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燕將得書，自殺。韓詩外傳曰：避文士

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道踳駁也。羞當白璧，恥受聊城功。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

端，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道踳駁也。羞當白璧，恥受聊城功。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

單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晚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漢書曰：嚴安上書言世

晉侯謂魏絳曰：子解佩襲犀渠，卷裘奉盧弓。國語曰：平王錫晉文侯盧弓十。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左氏傳

教寡人和諸戎狄。莊子曰：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終。司馬彪曰：誰知禍之所終者也。

學劉公幹體一首 五言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范曄後漢書：蔡琰詩曰：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楚辭曰：增冰

舞兩楹前。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鄭玄禮記：茲辰自為美。當避豔陽年。神農本草曰：豔陽桃李節皎潔

不成妍。呂氏春秋曰：仲春之月，桃李華。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五言

鮑明遠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鄆中記曰鄆城西北立臺名銅雀臺劉歆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王逸楚辭

也蔡邕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漢書曰太子不敢絕繡薨結飛霞璇題納行月西京賦曰雕楹玉鳥繡

題玉英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溟渤二山名選色遍齊代徵聲而叩越齊代叩越陳鍾陪夕譙笙歌待

明發楚辭曰陳鍾按鼓造新歌魏文帝東門行曰朝遊高臺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列子西門子謂東

年貌已見上文並蟻壤漏山河絲淚毀金骨傅玄口銘曰勿謂不然變出無聞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絲淚

淚而金骨為之傷毀也張叔及論曰煩冤俯仰器惡含滿欬物忌厚生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

此為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

於坐側願謂弟子曰試注水實之器而正滿則覆夫子喟然而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

曰人之生之厚動皆之死地也智哉衆多士服理辯昭昧莊子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夫

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味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耶郭象曰思求更致不了

効古一首 五言

范彥龍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雪千里見上文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陰山草木茂盛又

下故號朝馳左賢陣夜薄休屠營漢書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陣又曰驃昔事前軍幕今逐

嫖姚兵。漢書曰：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
輕。漢書曰：李廣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問廣失道狀。廣曰：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
吏自殺音義。又曰：宣帝命虎牙將軍田順出五原，虜去塞八百餘里，不進。上以虎牙不至，期遲留，不進。道
頓止，稽留不進。遲或作逗。音豆。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述事皆云：今天
休明也。德之

雜體詩三十首五言雜體詩序曰：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今作三十首詩數，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

江文通

古離別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鴈門郡，已見上。以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黃雲已見謝靈運擬鄴中詩：古詩

此製非直學其體，而亦兼用其文。故各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圓。張景陽雜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

自引文而爲之。體其無文者，乃他說。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圓。五圓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漙漙。舒四

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古詩曰：香風離久，君在天一涯。妾身長別離。古詩曰：各在天一涯。願一見顏色，不

異瓊樹枝。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兔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爾雅曰：女蘿，兔絲也。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

天地性也。曹植雜詩曰：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李都尉從軍陵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蘇武詩曰：我有一日暮，浮雲滋。渥手淚如霰，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言魚處

所我萬里而離鄉歎魚之不若也。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見。古詩曰：相去萬餘里，蘇武詩：袖中有短書，願毛詩曰：河水悠悠，釋名曰：薦藉也。寄雙飛燕賦：子新論曰：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陳琳止欲曰：鷺春南而鴈北，虞義送別詩曰：唯有一字書，寄之南飛燕，文與此同。

班婕妤 詠扇

執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班婕妤怨詩曰：新製齊執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列仙傳曰：蕭史者，蕭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一且皆隨鳳皇飛去，楚辭曰：駕鸞鳳而上游。采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班婕妤怨詩曰：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又自傷賦曰：華殿塵兮玉階苔。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班婕妤怨詩曰：棄捐

魏文帝 遊宴 曹丕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曹子建詩曰：置酒高殿上，西都賓曰：脩途飛閣，神臚自遠至。左右芙蓉披。建公詩曰：神風接丹轂，魏文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涯。曹植公賦詩曰：秋蘭被長坂，朱華冒淥池。月出照園中，冠珮相追隨。曹植公詩曰：清夜客從南楚來，為我吹參差。古詩曰：客從遠方來，楚辭曰：望淵魚猶伏浦，聽者未云疲。淵魚鱗也。韓詩外傳曰：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為。陸機今日良宴會，詩曰：高談一何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莊子曰：至衆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晨復來還李陵詩曰：何以慰我心。

陳思王 贈友 曹植

君王禮英賢。不恡千金璧。孔安國尚書傳曰：恡，惜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雙闕指馳道。朱宮

羅第宅。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馳道已見上文。傳玄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鄭中記曰：銅雀

陸機君子有所思曰：曲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論衡曰：物至秋先榮後落。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魏文帝秋胡

池何滿。滿，清川帶華薄。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而先榮後落。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行曰：朝與佳人

人期。日夕殊不來。曹子建。美女篇曰：青樓臨大路。裴裳摘明珠。徙倚拾蕙若。毛詩曰：裴裳涉澗。洛神賦曰：或采明珠。或拾翠羽。謝

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腰。曹子建贈丁翼詩曰：吾與二三子。楊雄解嘲曰：昔人之辭。乃延陵輕寶劍。季布

重然諾。延陵已見上。漢書曰：季布楚人也。楚諺曰：得黃金百，不處富不忘貧。有道在葵藿。何敬祖贈張華

儉。處有能存無。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陸機君子有所思曰：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劉文學感遇 楨

蒼蒼中山桂。團圓霜露色。言桂露霜露而色不渝。身經夷險而操不易也。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劉楨

幹詩曰：風聲一何盛。松枝橘柚在南國。因君為羽翼。橘柚在南國。古詩曰：人禽欲我知。因君

一何勁。廣雅曰：緊，急也。橘柚在南國。因君為羽翼。橘柚在南國。古詩曰：人禽欲我知。因君

為羽。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鄭玄禮記注曰：私之猶丹采既已過。敢不自彫

飾。古詩曰：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華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古歌辭曰：上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測。曹植

驚曰：復為時所拘。羈縻作微臣。東京賦曰：洪恩素畜。人心問結。

王侍中懷德 蔡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既傷蔓草別。方知秋杜情。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無象。又曰：遠身適荆蠻。

男女失時不期而會焉。毛詩曰：有秋，嶠函復丘墟。冀闕緬縱橫。嶠函：嶠谷及函谷也。呂氏春秋：燭過曰：倚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方音曰：棹謂之。蟋蟀依桑野，嚴風吹若莖。毛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鄭玄曰：謂

國語注曰：鶴鷄在幽草，客子淚已零。鶴鷄在幽草，謂鷄鳴子。毛詩曰：有芄者狐，率彼幽草。去鄉三

十載，幸遭天下平。楚辭曰：去鄉離家來遠客。鮑昭結客少年，賢主降嘉賞，金貂服玄纓。賢主：魏太祖也。時

伯漢書：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朝

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楚辭曰：竊哀兮浮萍。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

新語曰：君子篤義於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王粲公宴詩曰：古人有遺

有筠如松柏之有心，二者雖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王粲公宴詩曰：古人有遺德之輿也。

嵇中散言志 康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嵇康幽憤詩曰：恃愛肆姐，不訓不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左太冲詠史詩：靈

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莊子：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居積石千里，

三十園以琳瑯爲實，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阮籍詩曰：朝食琅玕實，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

夕宿丹山際，衡山記曰：空青崗有天津，玉池傳玄擬楚篇曰：登崑崙，漱玉池。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

莊子曰：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又曰：欲勉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又曰：堯觀乎華，華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多，男子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

則多尋是三者非所養德也故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與所極覆也鸚鵡賦曰冠雲電而張羅哲人貴
辭周易曰補義入神以致用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也左氏莊生悟無為老氏守其真寂實無為者天地之
識義大雅明庇身傳曰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也
平而道德之至也老子曰見素抱樸河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一以寧王侯得一者為天下正莊子曰
上公曰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文飾也
幾讓許由以天下許由曰吾將為實乎
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寶也吾將為實乎
一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鰾不飲
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司馬彪曰海鳥愛居也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孫登已見嵇康幽憤
詩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阮步兵詠籍

青鳥海上遊鸞斯蒿下飛阮籍詠懷詩曰雖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
明且至海上鸞青翔而不下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為鳥其名曰鸞齊諧曰鸞之徒南溟搏扶搖而上者九
萬里翺與鸞鳩笑之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不至控地而已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為北溟有鳥焉其
名為鸞搏扶搖羊角而上者行九萬里尺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司馬彪曰鸞適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
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凡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司馬彪曰鸞適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
居雅鳥沈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斯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太羽翼不相宜飄飄可終年沆瀣安
也音讀沈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斯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太羽翼不相宜飄飄可終年沆瀣安
是非阮籍詠懷詩曰逍遙可終生又曰蕩漾焉可能列子曰信理者亡是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阮籍
詩曰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高唐賦曰須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阮籍清思賦曰女娃榮於東海之
與之聞變化無窮陸雲詩曰知音世所希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阮籍清思賦曰女娃榮於東海之
溺鳩之山有鳥名精衛赤帝之女娃遊於東海也

張司空離情華

秋月照簾籠，懸光入丹墀。張華情詩曰：清風動帷簾，晨月燭幽房。班婕妤好自傷賦曰：俯視兮丹墀。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陸機擬古詩曰：佳

曰：閑夜撫鳴琴，曹子建。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楚詞曰：皋蘭被徑，斯路漸。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論衡雜詩曰：妾身守空圍。

以網飛蟲，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張景陽雜詩曰：寒花發黃彩，秋草含綠滋。延佇整綾綺，萬里贈所思。楚詞曰：結幽蘭而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又曰：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故人心向爾，又曰：欲以遺所思。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又曰：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潘黃門悼亡岳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楚詩曰：青春爰謝，潘岳悼亡詩曰：嘔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畢。潘岳悼亡詩曰：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殯宮已肅清，松柏轉蕭瑟。陸機挽歌曰：殯宮何嘈嘈，尊婦賦曰：虛坐兮肅清，仲長子昌

變而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楚詞曰：聊抑志而自弭，賈逵國語注：撫襟悼寂寞，恍然若有失。潘岳悼亡

長歎息，王逸楚詞注曰：悅失意也。後漢：明月入綺窻，髮鬢想蕙質。潘岳悼亡詩曰：歲寒無與同，期月何

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也。消憂非萱草，永懷寧夢寐。毛詩曰：焉得諶草，言樹之背。毛萇曰：諶草，令

曰：如蘭之茂，蕙蘭類故變之耳。消憂非萱草，永懷寧夢寐。毛詩曰：焉得諶草，言樹之背。毛萇曰：諶草，令

以通。夢寐復冥冥，何由覲爾形。潘岳哀永逝賦曰：既日遇兮無兆，曾寤寐兮我慙。北海術爾無帝女靈，列

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人不恨。

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恨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為戶

所閉，挈絕而去。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宋玉集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

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

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且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且而視之果如其言爲之立館名曰朝雲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毛詩曰駕言出遊兩絕無還雲華落豈留英鸚鵡賦曰何日之雨絕日月方代序寢興何時平潘岳

陸平原 機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琴操史魚曰思竭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陸願

彦先曰眷言懷桑梓又赴洛道中流念辭南滋銜怨別西津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水歎遼北清遠馳馬遵

淮泗旦夕見梁陳毛詩曰鳳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服義追上列矯迹廁宮臣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陸機

述入朱黻咸髦士長纓皆俊人毛詩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鄭玄曰芾者諸侯黃朱又曰芾太古蔽膝之

纓麗且鮮尙書契闊承華內綢繆踰歲年陸機從梁陳詩曰契濶踰三年又赴洛詩曰暮聊揔駕逍遙觀

洛川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總轡臨清川徂沒多拱木宿草凌寒煙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冢上之木拱遊

子易感懷躑躅還自憐劉公幹詩曰乖人易感勸陸機道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楚詞曰三鳥飛以自

寄言於三鳥兮去颯疾而不得陸機赴洛詩曰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

左記室 詠史 思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人也常采名藥賣於長安市口不

變名姓為百年信在萬何用苦心魂張華勵志詩曰在萬代謝漢書廣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

吳市門卒病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河源匈奴之境珪組賢君既青紫明主恩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終軍

才始達賈誼位方尊漢書曰終軍至長安上書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

左思詠史詩曰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朝又曰初集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

張景陽詠史詩曰昔在四京時朝野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曹子建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趨歧三

多歡娛鶴鶴東都門羣公祖二疎願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

張黃門苦雨協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曹子建情詩曰微陰曩陽景張景陽雜水鶴巢層蔓山雲潤柱礎鄭玄毛詩箋

陰雨而鳴巢層蔓未詳淮南子曰山有斧與春節愁霖貫秋序張景陽雜詩曰有斧與變變涼葉奪戾戾

颶風舉楚辭曰溢颶高談玩四時索居慕疇侶曹子建求通親表曰高談無所與陳禮記子夏曰青苔日

夜黃芳蕤成宿楚張景陽雜詩曰青苔依空牆又詩曰密葉日夜疎又詩曰芳歲暮百慮交無以慰延佇

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我延佇

劉太尉傷亂現咸樂緒晉書曰

皇晉遶陽九天下橫冪霧劉琨答盧湛詩曰厄運初遶陽又在六哀我皇晉痛心在目班固漢書曰陽九

楚詞曰望時風之清
激愈勞霧其如塵
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
薄蝕虎據喻羣盜也京房易飛候占曰凡日蝕皆於晦朔
師曩秦戰於藍田此
伊余荷寵靈感激殉馳騫
劉琨勸進表曰荷寵三世左氏傳曰遠啓疆曰寵靈楚國
所謂兩虎相據也

雖無六奇術冀與張韓遇
漢書曰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凡
歌桓公遭乃舉淮南子曰寧威擊牛角而歌桓公
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
左氏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傳

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
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真也
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
語
陽虎曰日月逝矣盧諶贈
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
詩曰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
千里何蕭條白日

隱寒樹投袂既憤懣撫枕懷百慮
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白虎通曰天子崩哀痛憤懣劉琨
功名惜未
立玄髮已改素
劉琨重贈盧諶詩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
時或苟有會治亂惟冥數
劉琨重贈盧諶詩

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冥會冥幽冥也數曆數也孫子兵法
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烏丸論曰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盧中郎感交 諶

大廈須異材廊廟非庸器
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器非廊廟姿爾雅曰庸常也謂非凡常之器也
英俊著世功多士濟
斯位左氏傳乘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盧諶
眷顧成綢繆迺與時髦匹
毛詩曰眷言顧之盧諶答魏子

姻媾久不虛契闊豈但一
盧諶贈劉琨詩曰申以婚姻又答魏子
逢厄旣已同處危非所恤
盧諶答魏
曰共更飛狐厄又常慕先達槩觀古論得失曰追觀往古得失之迹馬服爲趙將疆場得清讜
史記曰趙奢

軍解而走遂解闕與園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左氏
 傳魯公曰驪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爾雅曰謚靜也
 秦昭王進兵圍邯鄲公子遂使請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
 夜出軍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請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
 逐秦至函谷關慨無幄中策徒慙素絲質范曄後漢書詔曰
 抑秦兵不敢出慨無幄中策徒慙素絲質范曄後漢書詔曰前
 也 羈旅去舊鄉感遇喻琴瑟與時遇毛詩曰君子好合如鼓琴瑟
 希叔詩無逸已更以畏友朋濫吹乖名實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
 見景福殿賦 更以畏友朋濫吹乖名實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
 百人等宜王死文王即位一聽之處士乃逃一曰韓昭侯曰吹
 者乘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聽之乃知濫也名實已見上

郭弘農遊仙 璞 卒後贈弘農太守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郭璞遊仙詩曰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楚詞曰吾令羲和弭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郭璞遊仙詩曰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楚詞曰吾令羲和弭

淪駐精魄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之精魄抱朴子曰人無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士已見擬潘
 淪駐精魄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之精魄抱朴子曰人無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士已見擬潘

黃門述哀詩神仙傳曰淮南王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漢朱霞入窻牖曜靈照空隙洲
 黃門述哀詩神仙傳曰淮南王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漢朱霞入窻牖曜靈照空隙洲

記曰朱霞九光廣雅曰曜傲睨摘木芝凌波采水碧江賦曰冰夷倚浪以傲睨本草經曰紫芝一名木芝
 記曰朱霞九光廣雅曰曜傲睨摘木芝凌波采水碧江賦曰冰夷倚浪以傲睨本草經曰紫芝一名木芝

山多水碧郭璞 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煙客文曰嬌舉也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永得安期術豈愁濛
 山多水碧郭璞 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煙客文曰嬌舉也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永得安期術豈愁濛

汜迫楚辭曰出於陽谷次于灑汜張廷尉雜述 綽

許徵君自序

詢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胸有才藻善屬文時人皆欽愛之

張子闢內機單生蔽外像張毅單豹並一時排冥筮冷然空中賞筮捕魚之器今既排而去之超在埃塵之外故冷

然涉空得中而留也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冷然而善旬有五曰而反司馬彪曰冷然涼貌也郭遣此弱

喪情資神任獨往莊子曰少失其故居為弱喪者遂於彼之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淮南王莊子略要曰

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探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限曲也賈遠國丹葩耀芳蕤綠竹陰

閑敞廣雅曰葩華也洞篇賦曰又足樂乎若若寄意勝不覺陵虛上曲樞激鮮飈石室有幽響也陸機吳

趨行曰洽洽鮮風過列仙傳曰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陸機招隱詩曰稅駕從所欲李蕭遠運命論曰

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也莊子曰送葬過墓子之墓願謂從者曰鄧人聖漫其鼻端若蠅翼

小雅曰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朗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鄧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

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五難既灑落超迹絕塵網向秀難稽康養生論

不滅此一難喜怒不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絕此四難神慮消散此五難

殷東陽興囑

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方音曰蘊積也莊子曰道之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

日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謝靈運青松挺秀萼惠色出喬樹廣雅曰秀美也鄭玄詩箋

壁素曰輻輳也整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廣雅曰整磨也說文曰滓澌也謂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

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漢書灌嬰曰：侯自我得之，玄風謂道也。李充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南
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謝靈運憶山中詩曰：得性非外求。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南
子曰：成化象而弗宰，高誘曰：宰，主也。謝靈運
越嶺溪行詩曰：觀此遺物處，一悟得所遺。

謝僕射遊覽 混

信矣勞物化，憂襟未能整。左氏傳：商臣曰：信矣。莊子曰：天不產而薄言導郊衢，摠轡出臺省。毛詩曰：薄言

曰：善御者，正。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永。毛詩曰：秋曰凄凄。楚詞曰：天高而氣清。莊子曰：寥

身捷響也。潘安仁河陽詩：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孔叢子曰：寥然空虛也。聲類曰：悟，心解也。時菊耀巖阿，雲

霞冠秋嶺。潘安仁河陽詩：時菊耀秋華。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孔叢子曰：寥然空虛也。聲類曰：悟，心解也。時菊耀巖阿，雲

淮南子曰：至道無爲，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動，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云云，復歸其根，歸
根曰靜，是謂復命。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於靜，故萬物離靜而動，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云云，復歸其根，歸

曾是迫桑榆，歲暮從所乘。毛詩曰：昔年歲已晚也。桑榆，日所沒以喻人年老。已見上文。韓詩曰：歲聿其暮，薛舟

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

見上文。陶徵君田居 潛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歸去來曰：登東臯以舒嘯，風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陶潛詩曰：晨興理荒穢，

揮手歸濁酒，聊自持。莊子曰：智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日暮巾柴車，路闈光已夕。鄭玄周禮注曰：巾，柴車

衣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隙。歸去來曰：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夜行塗口詩曰：懷役不遑寐，但願桑

麻成蠶月得紡績陶潛詩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毛詩曰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謝靈運田南詩曰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謝臨川遊山 靈運

江海經邇迴山嶠備盈缺楚辭曰入淑溥兮途邇迴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山行非

尊宋均曰誥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賞心已平明登雲峯杳與廬霍絕楚詞曰平明發兮蒼梧謝靈運

還也尊君也碧鄆長周流金潭恒澄澈碧鄆出碧之鄆即玉山也見上文思玄賦曰歷衆山以周流

息必慮霍期碧鄆長周流金潭恒澄澈碧鄆出碧之鄆即玉山也見上文思玄賦曰歷衆山以周流

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說文曰昭晰明也之逝乳寶既滴瀝丹井復寥泔謝靈運山居賦曰訪銅乳於

銅山詩曰乳寶夜涓滴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也抱朴子曰昂寧轉奇秀岑峯還相蔽說文曰昂山巖也

武陵舞陽有丹砂井王逸楚詞注曰汶雲曠蕩空虛靜也赤玉攻珣思玄賦曰瞰瑤五咸切文字集略

言注曰岑峯峻貌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子虛賦曰石則赤玉攻珣思玄賦曰瞰瑤

廳鼠逝蜀都賦曰猩猩夜啼郭璞爾雅注曰廳南中氣候暖朱華凌白雪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南州實

曰南方冬溫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莊子市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朴

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身名竟誰辯圖史終磨滅謝靈運又曰圖謀復磨滅且汎桂水潮映月遊海滋

淮上會稽探禹穴也謝靈運攝生貴處順將爲智者說謝靈運還湖中詩曰寄言攝生客又登石門詩曰

楚詞曰桂水兮潺湲謝靈運攝生貴處順將爲智者說謝靈運還湖中詩曰寄言攝生客又登石門詩曰

論入華子崗詩曰乘月弄潺湲謝靈運攝生貴處順將爲智者說謝靈運還湖中詩曰寄言攝生客又登石門詩曰

顏特進 侍 延之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淮南子曰：太微者，天一之廷。孔安國尚書傳曰：凝，成也。魏都賦曰：乾，乾帝宇。周也。廣雅曰：北斗第七星為瑤光。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敘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也。神

日察書史相都麗聞見。毛詩：發之召公先相宅。孔安國曰：欲以為都也。列漢構仙宮，開天制寶殿。毛萇

曰：漢桂棟留夏殿，蘭橈停冬霰。楚詞曰：桂棟兮蘭橈。青林結冥濛，丹巘被葱蒨。吳都賦曰：迴眺冥濛，毛萇詩：山河

卿藹池卉具靈變。尚書大傳曰：百工相和而歌。卿雲，鄭玄曰：卿當為慶。魏文帝東閣詩曰：重陽集清氣，下

輦降玄宴。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西京賦曰：靈芝生玉池。襄、猶、織也。穀梁

周禮有六鄉六隧，有頡氣生川岳陰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欄籓瓊弁。晉靈光殿賦曰：中坐乘景，禮

上林賦曰：步欄周流長途中宿。說文曰：籓，雜字。禮登佇睿情樂闕延皇眎。爾雅曰：登，成也。又曰：佇，久也。謂

如此左氏傳曰：楚子玉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禮登佇睿情樂闕延皇眎。爾雅曰：登，成也。又曰：佇，久也。謂

鄭玄曰：闕終測恩躋踰逸沿牒惜浮賤。爾雅曰：測，深也。愉，逸也。漢書：長安令楊與說將軍史高

也。禮記曰：恥榮重餽兼金巡華過盈瑱。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盈瑱，盈尺之玉也。說文曰：田父

名浮於行也。恥榮重餽兼金巡華過盈瑱。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盈瑱，盈尺之玉也。說文曰：田父

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

謝法曹贈別 惠連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謝靈運宮春渚詩曰：赤亭無淹滯，獻方作雲峯異。豈伊千里別，見上文。芳塵未

歇席涔淚猶在袂庾闓揚都賦曰結芳塵於綺停楫阻風波毛萇風雪既經時夜永起懷思汎溢北湖遊岵亭南樓期謝靈運詩序曰於南山往北山經

點翰詠新賞開裴瑩所疑謝靈運答惠連詩曰陵擿芳愛氣馥拾葉憐色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毛

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楚辭曰質銷子襟怨勿往谷風諛輕薄毛詩曰青青子襟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

俗薄朋友共乘延州信無慙仲路諾延州信謂挂劍也已見謝靈運廬靈芝望三秀孤筠情所託楚詞曰

於山間王逸云秀謂芝草也竹筍之有筠已所託已慙慙祇足攪懷人謝靈運詩曰猶復惠來章祇

見上注章昭漢書注曰竹皮筠也于贊切

騁曠外銜思至海濱孔暉會稽記曰始寧縣西南有嶧山陸機赴洛道覲子杳未倂款睇在

何辰孔安國尚書曰倂見也士簡切字林曰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毛詩曰知之來之雜珮以贈之

行及南樓望無陳心惰勞旅人豈遊遨毛詩曰中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臯說文曰霽雨止也楚詞曰青

所遇客詩無陳心惰勞旅人豈遊遨毛詩曰中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臯說文曰霽雨止也楚詞曰青

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謝靈運相送方山詩曰幽居復鬱陶煙景若離遠末響寄瓊瑤瓊瑤音也

窈藹瀟湘空翠礪澹無滋賦曰藹深遠之貌杜育寂歷百草晦欬吸鷓鴣悲寂歷彫疎貌說文曰晦盡也

晦味也凡草木華實榮茂謂之明枝葉影傷清陰往來遠月華散前墀前墀謂影盡也一曰毛萇詩傳曰

說文曰鍊化金也鍊與練古字通又集略曰惕以水碧驗未贖金膏靈詎緇水碧已見上文著韻篇曰贖

汝黃金之膏毛裏
詩傳曰縹黑色也北渚有帝子蕩瀟不可期楚詞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悵然山中暮懷痾屬此詩
淮南子曰悵然若有所亡楚辭曰幽
獨處乎山中又曰抒中情而屬詩

袁太尉從駕淑

宮廟禮哀敬粉邑道嚴玄高祖禱豐粉榆社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神道幽遠也漢書曰恭絜由明祀肅駕在祈

年毛詩曰敬恭明祀詔徒登季月戒鳳藻行川孔安國尚書傳曰登升也羽獵賦曰玄冬季月鳳皇車名

也雲旆象漢徒宸網擬星懸高唐賦曰建雲旆宸網也象畢星魯靈光殿賦曰浮柱岷嶠以星懸朱權麗寒渚金鏤映

秋山朱權以朱漆飾權也葉邕獨斷曰羽衛藹流景綵吹震沈淵羽衛負羽侍衛也綵發吹也淮

國履籍鑑都壘禮記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忙謠響玉律邑頌被丹絃沈約宋書曰調樂

故造鐘磬者先律調之然後施之於箱懸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

平文軫薄桂海聲教燭冰天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尚書曰外薄四海孔安國曰薄迫也言至海也南海

教著韻篇曰燭照也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積和惠頒上笏恩渥浹下筵禮記曰笏諸侯以象類延年觀

惠屬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東觀乎維黃魚雙躍出鱗于壇服義方無沫展歌

殊未宜服義已見上文沫亡貝切廣雅曰沫已也楚詞曰展詩

謝光祿郊遊莊

肅胎出郊際。徒樂逗江陰。楚詞曰乘船也。徒樂行樂也。說文曰逗止也。翠山方藹藹。青浦正沈沈。廣雅曰藹藹上林賦。涼葉照沙嶼。秋榮冒水潯。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可以

為架故因靜默鏡絲野。四睇亂會岑。莊子曰靜默可以補病。氣清知鴈引。露華識猿音。雲裝信解蔽。煙駕

可辭金。雲裝雲衣也。蒼頡篇曰紱。紱也。賦始整丹泉術。終觀紫芳心。抱朴子曰黃帝南到員隴。采若乾之

泉飲之不老。紫芳紫芝也。鄒潤甫遊行光自容裏。無使弱思侵。楚辭曰雲旗兮電

仙詩曰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瀆。

鮑參軍戎行 昭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呂氏春秋傳曰文王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以璧禮賢。已見上文。淮南子曰

雙曰為龍為光。言天子殉義非為利。執羈輕去鄉。莊子曰彼所殉仁義。則俗謂之君子。又曰小人則以身

上見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迎冬於北郊。又曰仲秋之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為

漿。陸機苦寒行曰晨上成皐坂。磧磧皆羊腸。薛綜東京賦注曰旋門坂在成皐。上林賦曰下磧磧。寒陰籠

白日。太谷晦蒼蒼。夏侯湛秋賦曰陰籠景而下。曹植贈白馬王詩曰太谷息徒稅征駕。倚劍臨八荒。

稽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宋玉大言賦曰方。鶴鵬不能飛。玄武伏川梁。樂緯曰

地為輿。員天為蓋。長劍耿介。倚天之。外。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方。鶴鵬不能飛。玄武伏川梁。樂緯曰

似鳳皇。身禮。戴信。嬰仁。膺智。貢義。宋均曰身禮。質。鍛。翻。由。時。至。感。物。聊。自。傷。淮南子曰飛鳥。繳。羽。許慎曰

赤色。思。玄。賦。曰。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鍛。翻。由。時。至。感。物。聊。自。傷。淮南子曰飛鳥。繳。羽。許慎曰

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漢書高祖語曰豎儒。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休上人

別怨

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也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露采方汎豔月華始徘徊

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寶書爲君掩瑤琴詎能開道學傳曰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相

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蔡邕詩序曰暮宿青鏡絕沈燎綺席生浮埃鏡照也取其芬香

故加之膏煙而無燄故謂之沈西京雜記鄒陽酒賦曰綉綺爲席犀璫爲鏡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言因桂水以通情也桂水已見上文李

而通辭鍾會懷士賦曰記遠念於輿波

卷三十二

騷上

離騷經一首

屈平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闖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綸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流屈原原乃作離騷經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投也而死

王逸注

帝高陽之苗裔兮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于滕隍氏女而生考儻是楚先其後熊繹奉周成王封爲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

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
 癘因膺末之子孫恩深而義厚也
 朕皇考曰伯庸朕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
 及於攝提貞于孟陬兮太歲在寅曰攝提孟始也惟庚寅吾以降惟陰正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
 己之日下皇覽揆余于初度兮皇皇考也覽度也肇錫余以嘉名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己美父伯庸觀我始
 母之體美善之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觀也揆度也肇錫余以嘉名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己美父伯庸觀我始
 美善之名余曰正則兮正平也字余曰靈均於地高平曰原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夫
 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思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脩遠也言己之生內含天
 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脩遠也言己之生內含天
 能與衆扈江離與辟芷兮扈江離與辟芷兮扈拔也楚人名拔為扈江離芷也所以象德言己脩身清潔乃
 異也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汨余若將不及兮汨水流也恐年歲之不吾與
 以爲佩飾傳采衆善以自約束汨余若將不及兮汨水流也恐年歲之不吾與
 不及又恐年忽過不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
 與我相待而身老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
 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勸誨日月忽其不淹兮
 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日月忽其不淹兮
 也春與秋其代序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而久惟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墮也草恐美人
 之遲暮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成不撫壯而棄穢兮年德盛曰壯棄去
 喻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何不改此度也遠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之法也乘騏驥以馳
 騁兮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來吾導夫先路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王之道願來
 騁兮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即可至於治也來吾導夫先路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王之道願來
 粹兮昔往也后君也謂湯禹文固衆芳之所在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
 粹兮昔往也后君也謂湯禹文固衆芳之所在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

國寧也。雜申椒與菌桂兮，申重也。椒香木其芳小重之乃豈維紐夫蕙茝，蕙索也。蕙草也。以喻賢者。

賢以致於化，非獨彼堯舜之耿介兮，耿光也。介大也。既遵道而得路，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

索蕙菌任一人也。惟黨人之偷樂兮，黨朋也。論語曰：羣而不黨，偷苟也。路幽昧以險隘，幽昧不明也。險隘，喻傾危也。言己念彼謾人相傾。

亡也。何桀紂之昌披兮，昌披，衣不帶貌。夫唯捷徑以窘步，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遠背天道，施於滅

正也。惟黨人之偷樂兮，黨朋也。論語曰：羣而不黨，偷苟也。路幽昧以險隘，幽昧不明也。險隘，喻傾危也。言己念彼謾人相傾。

危以及豈余身之憚殃兮，憚，難也。恐皇輿之敗績，皇君也。與君之所乘也。且偷樂也。言君道不明，國將傾

其身以及豈余身之憚殃兮，憚，難也。恐皇輿之敗績，皇君也。與君之所乘也。且偷樂也。言君道不明，國將傾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踵，繼也。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言已急欲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

有奔走乎，肆有荃不察余之忠情兮，荃，香草也。以香為惡，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反信讒而齊怒，齊，疾也。言讒

忠信之情，反信余固知謗譽之為患兮，謗，讒也。言讒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忍而不能舍也，舍，止也。言已忠言讒，諫君

自止而指九天以為正兮，指，語也。九天，謂中夫唯靈脩之故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

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已，與我平議國政，余既

不難離別兮，遠曰離，傷靈脩之數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滋，

二畝又樹蕙之百畝，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畦留夷與揭車兮，留夷，香草也。揭車，亦

畦為雜杜衡與芳芷，杜衡，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已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冀枝葉之峻茂兮，峻，長也。願

乎吾將刈，刈，穫也。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穫取。雖萎絕其亦何傷兮，萎，

也絕。哀衆芳之蕪穢。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萎病絕落何能傷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

行衆皆競進以貪婪兮。競並也愛財曰貪愛貪曰婪憑不獸乎求索志皆並進取貪婪爲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

飽厭。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羌楚人語詞也以心揆心爲恕量度也各與心而嫉妬苦賢內以其志怨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各

生嫉妬之心推棄忽馳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非我人所以馳驚惶遽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故清繁使不得用也

再冉其將至兮。行冉冉行貌恐脩名之不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夕飡秋菊之落英。言已且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苟余情其信姱苦以練要兮

顧感頌亦何傷。頌頌不飽貌也言已飲食好美中心簡練而擊木根以結莖兮擊持貫薜荔之落葉

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爲華飾之行也矯菌桂以紉蕙兮矯直索胡繩之纏纏香草

也。纏纏索好貌言已行雖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

固非今時俗也。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股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

人欲願依古之賢者彭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言已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沈身於淵

隕其也。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鞿羈以馬自喻也羈在口曰鞿

之姿然以爲讒人所羈羈而係繫矣。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以余帶佩香行以廢棄己者

故朝諫警警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以余帶佩香行以廢棄己者

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悔恨也言已履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

也怨靈脩之浩蕩兮靈脩謂懷王也猶猶浩浩終不察夫人心言己所以懲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措蕩

惡之心故朱紫相衆女嫉余之娥眉兮衆女謂臣衆謠諑謂余以善淫謠謂毀也諑音啄猶謔也淫邪而

毀之謂之善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固時俗之工巧兮倘規矩而改錯倘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今

圓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背繩墨以追曲兮追隨也繩墨

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以言人臣不循仁義之

工不隨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循仁義之

道背奔忠直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

也任傑失志貌也伴丑加切猶堂堂立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愧恥而憂中心鬱邑

貌也傑丑世切住也楚人名住曰傑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愧恥而憂中心鬱邑

人所窮寧溘死以流亡兮溘猶也余不忍為此態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

困也寧溘死以流亡兮溘猶也余不忍為此態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

服衆鳥鷹鷂之類也以諭忠正自前代而固然言鷲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

道而相安言何所有圓鑿受方柄而能合者誰有屈心而抑志兮抑案忍尤而攘詬也言己所以能屈

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

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悔相道之不察兮也察審也延佇乎吾將反言己自恨視事君之道不明察

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迴朕車以復路兮迴旋及行迷之未遠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

無相去之義步余馬於蘭皋兮澤曲曰皋馳椒丘且焉止息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

丘而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退去也言已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

兮製裁也。菱菱也。蔭蔭也。集芙蓉以爲裳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

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岌岌高貌。長余佩之陸離陸離參差衆貌也。言已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芳與

澤其糝糝兮芳德之臭也。澤質之潤。唯昭質其猶未虧唯獨也。昭明也。虧缺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

保明身。無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

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非非其彌章非非猶物物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已雖欲之。四荒

以求賢君也。佩繽紛其繁飾兮繽紛盛貌。芳非非其彌章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忠勃勃而愈明不以

遠故改。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言萬人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行。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豈余心之可懲懲艾也。言已好脩忠信以爲常。女頹之嬋媛兮女頹風原姊也。申申其晉予申重也。言女

不與衆合。以見放流。故曰鮫婞直以亡身兮項後五葉而生鮫婞音歷很也。終然天乎羽之野蚤死曰

使鮫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於羽山。汝何博謔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婞節。女類數諫。屈原言

死於中野。女類比屈原於鮫。不承君意。亦將遇害。汝何博謔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婞節。女類數諫。屈原言

古好脩。善者婞異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憎惡於世。費蓀施以盈室兮費蓀莢也。葉王芻也。莢耳也。詩曰。楚楚者蘘。又判獨離而

不服。判別貌也。女類言衆人皆佩蓀莢耳。爲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原

外困羣佞。內被姊晉。知時莫識。言已心志所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覺獨而不予聽。美孤也。詩曰。哀此美

人。皆行佞。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之也。依前聖之節中兮度。喟憑心而歷茲歷數也。言已所言。皆依前

兮製裁也。菱菱也。蔭蔭也。集芙蓉以爲裳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

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岌岌高貌。長余佩之陸離陸離參差衆貌也。言已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芳與

澤其糝糝兮芳德之臭也。澤質之潤。唯昭質其猶未虧唯獨也。昭明也。虧缺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

保明身。無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

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非非其彌章非非猶物物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已雖欲之。四荒

以求賢君也。佩繽紛其繁飾兮繽紛盛貌。芳非非其彌章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忠勃勃而愈明不以

遠故改。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言萬人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行。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豈余心之可懲懲艾也。言已好脩忠信以爲常。女頹之嬋媛兮女頹風原姊也。申申其晉予申重也。言女

不與衆合。以見放流。故曰鮫婞直以亡身兮項後五葉而生鮫婞音歷很也。終然天乎羽之野蚤死曰

使鮫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於羽山。汝何博謔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婞節。女類數諫。屈原言

死於中野。女類比屈原於鮫。不承君意。亦將遇害。汝何博謔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婞節。女類數諫。屈原言

古好脩。善者婞異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憎惡於世。費蓀施以盈室兮費蓀莢也。葉王芻也。莢耳也。詩曰。楚楚者蘘。又判獨離而

不服。判別貌也。女類言衆人皆佩蓀莢耳。爲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原

外困羣佞。內被姊晉。知時莫識。言已心志所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覺獨而不予聽。美孤也。詩曰。哀此美

人。皆行佞。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之也。依前聖之節中兮度。喟憑心而歷茲歷數也。言已所言。皆依前

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啓九辯與九歌兮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
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諂要以自開悟啓九辯與九歌兮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續
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樂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六事夏康娛以
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六事夏康娛以
自縱夏康也縱放也太康也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圖謀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
卒以失國兄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羿淫遊以佚田兮羿諸侯也又好射夫封狐封狐大
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羿淫遊以佚田兮羿諸侯也又好射夫封狐封狐大
羿爲諸侯荒淫遊戲以固亂流其鮮終兮鮮少泥又貪夫厥家泥寒泥羿相也厥其也婦謂之家言羿因
佚田獵又射殺大狐固亂流其鮮終兮鮮少泥又貪夫厥家泥寒泥羿相也厥其也婦謂之家言羿因
任寒泥使爲國相泥行擱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隱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澆身被服強圉兮澆寒
臣衆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爲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也澆身被服強圉兮澆寒
也強國縱欲而不忍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日康娛而自忘兮康安厥首用夫顛隕也自
多力也康安厥首用夫顛隕也自
上下曰顛隕也論語曰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自此以上羿澆寒泥事皆見於左傳夏桀之常違
首顛隕而墮也論語曰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自此以上羿澆寒泥事皆見於左傳夏桀之常違
兮乃遂焉而逢殃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後辛之菹醢兮辛殷之亡王紂名也殷宗用而不
長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得久長也湯禹嚴而祇敬兮祇敬也周論道而莫差湯禹周之文王受命
之君皆長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舉賢而授能兮脩繩墨而不陂陂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
差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福也舉賢而授能兮脩繩墨而不陂陂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
傾也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福也舉賢而授能兮脩繩墨而不陂陂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
下也曷曰無平不陂皇天無私阿兮竊愛爲私覽人德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明神無所私阿
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桀爲無夫維聖哲以茂行兮哲智也苟得用此下土荷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
道傳與湯紂爲淫虐傳與文王夫維聖哲以茂行兮哲智也苟得用此下土荷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
盛德之行爲萬人之主瞻前而顧後兮顧視相觀人之計極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所以謀
天下而爲萬人之主瞻前而顧後兮顧視相觀人之計極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所以謀

真偽其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服事也言人臣誰有行仁義而不可任用誰有不行信 固前脩

身而危死兮危猶也覽余初其猶未悔言已正言危行身將危亡上觀初不量鑿而正柄兮量度也

以菹醢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柄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代脩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曾歔歔余鬱邑兮曾歔懼

貌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攬茹蕙以掩涕兮茹柔也霑余襟之浪浪謂之襟浪浪

流猶引取柔稟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跪敷衽以陳詞兮敷布耿吾既得此中正言已觀

萬湯文王脩德以與天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藉醢乃長跪布衽俛首

自奮念仰訴於天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情合真人神與化游故得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已情綏

憂思騶玉蚪以乘驚兮名有角曰龍無角曰蚪騶鳳皇別渣埃風余上征將乘玉蚪駕鳳車淹塵埃而上征

去離時俗朝發軔於蒼梧兮蒼梧舜所居也夕余至乎縣圃縣圃神山淮南子曰縣圃在崑崙閭闔之中乃

道聖王而登欲少留此靈瑣兮靈以喻君瑣門鑰也日忽忽其將暮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閭以須

靈言已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連璣楚王之省閭也日忽忽其將暮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閭以須

衰老也已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連璣楚王之省閭也日忽忽其將暮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閭以須

遇賢君也路曼曼其脩遠兮脩長也吾將上下而求索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徧飲余馬

於咸池兮咸池日浴也摠余轡乎扶桑摠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言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爰

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折若木以拂日兮華照下地拂擊也聊須臾以相羊聊且也須臾相羊皆游

且相羊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得過前望舒使先驅兮望舒月御也月體後飛

廉使奔屬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已使清白之臣鸞皇爲余先戒以喻明知之士也雷師

告余以未具雷爲諸侯將適道而君愈望告我嚴裝未具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雷明使鳳

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飄風屯其相離兮常之風以興邪惡帥雲霓而來御雷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

離已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紛總總其離合兮總猶猶也班陸離其上下

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不可知之也吾令帝閭開關兮帝謂天帝也倚闔闔而望予

賢不得嫉惡將上懸天帝使閨人開時曖曖其將罷兮曖曖昏貌結幽蘭而延佇

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好蔽美而嫉妬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

而長立有還意也世溷濁而不分兮濁貪也好蔽美而嫉妬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

今出崑崙之源飲之不死登閭風而縹馬神風山名在崑崙上縹繫也言我見中國溷濁則欲度白水登

不憚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爲之悲而流涕

渣奄也春宮折瓊枝以繼佩繼續也言我遊奄然至于青帝宮觀萬物始生皆

東方青帝舍折瓊枝以繼佩繼續也言我遊奄然至于青帝宮觀萬物始生皆

落隨相下女之可貽相視也貽遺也言已既脩行仁義思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

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豐隆乘解佩纒以結言兮纒佩帶也

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禮意也言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纒其難遷

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夕歸次於窮石兮次舍也再宿爲信過信

其意一合一離途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徒也

窮石入朝濯髮乎消槃消槃水名也禹大傳曰消槃之水出崦嵫之山言宓妃體好清保厥美以驕傲兮

于流沙倨簡曰驕日康娛以淫遊康安也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弃而改求去

也改更也言宓妃雖有美德驕傲無禮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

臺之偃蹇兮偃蹇高意見有娥之佚女有娥國名也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

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瑤臺高峻喻貞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美女為

賊不可信用還雄鳩之鳴逝兮逝往余猶惡其佻巧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心猶豫而狐疑兮

欲自適而不可適往也言已令鳩為媒其心譏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辛

已既得賢智之人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嚳次妃有娥氏女生契言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言已

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也無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也姓

所之故後遊戲觀望以忘憂也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姚氏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

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綉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舊績

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以收夏衆而得二妃以成顯功

也是不欲理弱而媒拙兮鈍恐導言之不固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

美而稱惡再言時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羣閨中既遠遠兮小門謂之哲王又不寤哲知也寤覺也言

情高宗殺孝己是已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閹蔽固其宜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言我懷

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閹亂索瓊茅以筵簞兮名結草折竹卜曰筵筵音廷筵音專命靈氛為余占

之靈氣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慙不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言我思念天下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之也。有君臣曰勉遠逝而無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可止乎。曰勉遠逝而無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此皆靈氣之詞。時幽昧以眩曜兮，亂視感孰云察余之美惡。屈原答靈氣曰：當時之君皆暗昧惑亂，不意之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人之所，戶服艾以盈要兮，艾，白蒿也。謂幽蘭其不可佩。言楚人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謂幽蘭臭惡。覽察草木其獨未得兮，察，視也。豈理美之能當。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曜自照，言時人無能識臧否。觀視衆草，尚不能別其香最。蘇糞壤以充幃兮，蘇，取也。充，滿也。壤，土也。謂申椒其不芳。椒，取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巫咸將夕降兮，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之椒，香物所以降神，精精美所以享神，言巫咸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翳，蔽也。續，盛貌也。九疑之將夕從天上下來，願懷椒糞要之，使筮吉凶。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九疑，使百神翳日來下，舜又使皇剡剡其揚靈兮，皇，皇天也。告余以吉故。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九疑之神紛然近我，知下之意。皇剡剡其揚靈兮，皇，皇天也。告余以吉故。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升降以上下兮，勉強也。上謂求矩矱之所同。矩，法也。矱，於縛切。度也。言當自勉，上求明君，下合兮，合匹也。擊臯絳而能調。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言。湯禹至聖，猶敬承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行媒，諭左右之臣也。言臣能中心常好善，則精說操築於傅巖兮，傅巖地名。武丁用而不

疑武丁殷之高宗也晉傳說抱懷道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傳廢武丁思想呂望之鼓刀兮呂太公之氏

遭周文而得舉晉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為師寧戚之謳歌

兮寧戚齊桓聞以該輔威方飲牛叩角而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其卿備輔佐也及年歲之未晏兮晏

也時亦猶其未央晚以成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也恐鷦鷯之先鳴兮鷦鷯一名買鷦常

桂使百草為之不芳言我恐鷦鷯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何瓊佩之偃蹇兮偃蹇衆

蔽之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衆惟此黨人之不亮兮信亮恐嫉妬而折之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

而敗時續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言時俗溷濁善惡變易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皆

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失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言往昔芬芳之草

已以言往日明智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好言士人所以變直為曲者以上不余以蘭為可恃兮

王少弟司馬子羌無實而容長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怙而進不委厥美以從俗兮委弃

得引乎衆芳言子蘭奔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詔佞椒專佞以慢諂兮椒楚大夫子椒又欲充其佩幃幃

黃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韓盛賢之蠹也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

入兮也求又何芳之能祗得祗敬也言子蘭子椒荷欲求進自入於君身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

之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詔諛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言觀子椒子蘭變

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言觀子椒子蘭變

衆臣而不爲佞。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誠可貴茲。不遺明君。棄其至美。而達此告也。芳菲非而

難虧兮。虧。歎。芬至今猶未沫。沫。已也。言已所行芬芳。誠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言我雖不見用

且徐浮游以求同志。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下謂臣也。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靈氛

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折瓊枝以爲羞兮。羞。脯。精瓊。麻。以爲棖。

音。棖。精。鑿也。羅。層也。橫。根也。言我將行。乃折瓊枝以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象。象牙也。言我駕飛

爲。脯。脂。精。鑿。玉。屑。以爲。儲。積。飲。食。香。聚。翼。以。延。年。也。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龍。象。明。知。之。獸。載。象

似龍玉而世俗莫識也。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已。遭吾道

夫崑崙兮。運轉也。楚人。路脩遠以周流。言已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揚雲霓之旻。藹兮。揚。披也。

靈陰。鳴玉鸞之啾啾。升天。披雲霓之藹鬱。排羣佞之薰羣。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朝發軔於天津兮。

天津。東極箕斗。夕余至乎西極。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也。鳳皇翼其乘。旻兮。翼。敬也。旻。旗

之。間。漢。津。也。高。翺。翔。之。翼。翼。和。貌。也。言已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敬忽吾行此流沙兮。流沙。沙流如水也。

流。導。赤。水。而。容。輿。流。沙。遂。循。赤。水。而。游。戲。雖。行。遠。方。動。以。清。潔。自。酒。飾。也。應。蛟。龍。使。梁。津。兮。舉。手。曰。騰。小

詔。西。皇。使。涉。予。海。使。少。嶼。波。我。動。與。神。獸。聖。王。相。接。言。能。渡。萬。人。之。厄。路。脩。遠。以。多。艱。兮。騰。龍。騰。衆。車。使

徑。待。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路不周以左轉兮。不周。山名。在崑崙。指西海以

爲期。指語也。過不周者。言已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四海。屯余車其千乘兮。屯。陳

齊玉軼音大而並馳音並馳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為車轄駕八龍之婉婉兮婉婉龍貌載雲旗之委移言已駕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移而長也駕八龍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也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九德之歌九韶九成是也九韶舜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升陟升皇之赫戲兮戲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之貌忽臨睨計夫舊鄉也顧楚國也言已雖陟崑崙過不周度西海舞九韶升僕夫悲余馬懷兮懷御也蜺局顧而不行蜺局顧而不行蜺局顧而不行貌也屈原設去時離俗周天匝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亂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我馬思歸蜺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辭自見以義自明也亂曰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屈原言已矣者我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懷德不見用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又何懷乎故都言衆人無有知己已復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時世人君無道善政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九歌四首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

屈平

王逸注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日謂甲乙辰穆將愉兮上皇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脩撫長劍兮玉珥祭祀必擇吉辰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

撫持也。珥，謂劍鐔也。劍者所以
威不。服，衛有德。故撫持之也。所以
璆鏘鳴兮琳琅。璆，琳瑯，皆美玉名也。鑿，佩擊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已供神
鳴五玉。鏘，五音。瑤席兮玉瑱。蓋將把兮瓊芳。蓋，席。美玉為瑱。瓊，玉枝也。言已脩飾清潔以爲香。蕙肴蒸
而和。且有節度。瑤席兮玉瑱。蓋將把兮瓊芳。爲席。美玉爲瑱。瓊，玉枝也。言已脩飾清潔以爲香。蕙肴蒸
兮蘭藉。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奠桂酒兮椒漿。桂酒，切桂以置酒中。椒漿，以椒置酒中。言已供
味揚枹兮拊鼓。枹，擊。疏緩節兮安歌。疏，希也。言膳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陳竽瑟兮浩倡。浩，大也。言
瑟大倡作樂。靈偃蹇兮姣服。靈，謂巫也。偃蹇，舞貌。芳菲兮滿堂。非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
以自竭盡也。靈偃蹇兮姣服。靈，謂巫也。偃蹇，舞貌。芳菲兮滿堂。非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
堂室。五音紛兮繁會。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君欣欣兮樂康。欣欣，喜貌。康，樂也。言已重作衆樂，合會五音，紛
多福也。屈原以爲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
惠降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言已將脩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連蜷。巨員
兮既留。靈，巫也。楚人名巫爲靈。子連蜷，巫。爛昭昭兮未央。爛，光貌也。昭，明貌也。未央，未已也。巫執事
安留見止。見其光容。塞將憺兮壽宮。塞，詞也。憺，安也。壽宮，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爲壽宮。與日
爛然。昭明長無極已。塞將憺兮壽宮。塞，詞也。憺，安也。壽宮，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爲壽宮。與日
月兮齊光。齊，同也。光明也。言靈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龍駕兮帝服。龍，駕言靈神駕龍。帝，謂五
雲神之乘龍。兼衣言青黃。聊翱翔兮周章。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靈皇皇兮既降。靈，謂
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聊翱翔兮周章。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靈皇皇兮既降。靈，謂
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神森遠舉兮雲中。森，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覽冀州兮有餘也。覽，望
來下。其皇皇而美有光文也。森遠舉兮雲中。森，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覽冀州兮有餘也。覽，望

河間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橫四海兮焉窮之問橫行四海安有窮極者也思夫君兮太息君謂
在高遊乃望於冀州尙復見他方也橫四海兮焉窮之問橫行四海安有窮極者也思夫君兮太息君謂
極勞心兮憊懣方以忘己愛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憊懣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土地肥饒又有嶮岨蹇誰留兮中洲也留待

也水中可居者為洲言湘君蹇然離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為喪二女妻舜有苗美要眇兮宜脩要眇要眇而好又宜脩飾也言二女之沛賴吾乘兮桂舟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令沅湘兮無波

好貌也脩飾也言二女之沛賴吾乘兮桂舟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令沅湘兮無波沅湘

名使江水兮安流言已乘船常恐危險願君令沅湘望夫君兮歸來君謂吹參差兮誰思參差洞簫也言

未肯來則吹簫作駕飛龍兮北征飛龍北行還亟歸故居也遭吾道兮洞庭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

道願轉江湖之側安薛荔拍兮蕙綯薛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綯承莖橈兮蘭旌莖香草也橈小楫也風原

委曲之徑欲急至也薛荔拍兮蕙綯薛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綯承莖橈兮蘭旌言已居家則以薛荔搏飾

四壁蕙草縛屋乘舟船則以荃為望涔陽兮極浦涔陽者江隋名也近附橫大江兮揚靈靈精誠也屈原

輕舟上揚江海之遠浦附郢之倚以泄憂念橫揚靈兮未極也女嬃媛兮為余太息女謂女嬃也屈原

也言已遠揚精神雖欲自竭靈終無從達故女嬃率引橫流涕兮潺湲潺湲流貌也屈原感女嬃之言亦

流橫隱思君兮惝惝惝惝欲使懷王改性易行隨風俗也橫流涕兮潺湲潺湲流貌也屈原感女嬃之言亦

凍紛然如積雪言已勤苦采薛荔兮水中芙蓉兮木末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

而求薜荔登山緣木心不同兮媒勞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恩不甚兮輕絕言人而采芙蓉固不可得初淺思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絕也石瀨兮淺淺音淺瀨濶也飛龍兮翩翩風原憂鬱俯視川水見石瀨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交不忠兮怨長交友也忠厚也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也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閒暇也言君常與已期欲共為治後以疏遠朝聘驚兮江臯朝以喻已盛也澤曲曰臯言已願及弭節兮北渚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鳥次兮屋上次舍也過水周兮堂下周旋也言已所居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已之捐余玦兮江中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遺余佩兮澧浦遺離也佩也言已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已示有還意猶采芳洲兮杜若芳洲香草叢將以遺兮下女遺與也女陰也以也言已願於芳芬絕異之洲采取杜若若時不可兮再得言日不再中聊逍遙兮容與逍遙游戲也言天時已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遊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目眇眇兮愁予眇眇好貌也予屈原自謂也堯帝舜而乃沒命水中風原自傷不遭值與嫋嫋兮秋風嫋嫋秋風搖木貌洞庭波兮木葉下言秋風疾則草木搖而遇暗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與佳期兮夕張佳期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人愁而賢者傷矣登白蘋兮騁望蘋草秋生與佳期兮夕張張張施也言已願以始秋蘋草初生望平之時脩設祭具夕早洒掃張施鳥萃兮蘋中萃集晉何為兮木上晉魚網也夫鳥當集木巔而晉草中晉當在帷帳與夫人期欲饗之也

沉有芷兮澧有蘭。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與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思公子兮未敢言。以卑說尊。故變言公

子也。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恍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言神鬼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

見水流也。廉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蛟龍類也。言藥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朝

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濟渡也。澨水涯。自傷驅馳不出湖澤之城。聞佳人兮召予。予。屈原自謂也。將騰駕兮偕逝。偕俱也。逝往也。

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呼已。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屈原因於世上。願築室水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室壁兮紫壇。以葺室。室白芷也。罔薜

貝爲壇。播芳椒兮成堂。布香椒於堂上。桂棟兮蘭橑。以木蘭爲橑。辛夷楣兮葺房。葺。藥白芷也。罔薜

荔兮爲帷。罔。結也。結薜荔爲帷帳。擗蕙櫨兮旣張。擗。折也。以折蕙覆櫨屋。白玉兮爲鎮。以玉鎮坐席。疏石蘭以爲芳。石蘭。香草也。芷葺

兮荷屋。葺。蓋也。繚之兮杜衡。杜衡。香草也。合百草兮實庭。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也。建芳馨兮廡門。以爲門廡也。屈原

生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衆芳。以爲殿堂。脩飾彌盛。行善彌高也。九嶷嶺兮並迎。九嶷。山名。靈之來兮如雲。言舜

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襟。衣也。屈原設託與湘夫人共鄰處。舜

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騫汀洲兮杜若。汀。平也。將以遺兮遠者。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已雖欲捐棄衣物。不可兮驟得也。驟。數也。聊逍遙兮容與。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騷下

九歌二首

屈平

王逸注

少司命

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言已供神之室，閑而清靜，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襲及也。

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夫人自有兮美子，夫人謂萬民也。蓀何以兮愁苦。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命何爲主握其年命，而用思愁苦。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草，莖葉五色，香益暢也。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日成。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我睨而相視，人不言兮出不辭，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乘回風兮載雲旗，言司命之去，乘風載雲，其形貌不可得見。悲莫悲

成爲親親也。人不言兮出不辭，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乘回風兮載雲旗，言司命之去，乘風載雲，其形貌不可得見。悲莫悲

兮生別離。屈原思神略舉，憂愁復出，乃長歎曰：人居樂莫樂兮新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已無新相知之樂，而

離之憂。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言司命被服香淨，往夕宿兮帝郊。帝謂君誰須兮雲之際。言司命

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顧已，與汝遊兮九河，衝飈起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咸池，星名。晞汝髮兮陽之阿。

晞，乾也。詩云：匪陽不晞。阿，曲阿，日所行也。言已願託望美人兮未來。美人謂臨風恍兮浩歌。言已思望司

命而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繫已。冀蒙天祐也。望美人兮未來。美人謂臨風恍兮浩歌。言已思望司

文選 七 騷

四十三

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狐疑者也雷填填兮雨冥冥獲啾啾兮狄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言已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
失其所也或曰雷為諸侯以與於君雲雨冥冥以與佞臣獲狄善鳴以與讒言風以喻政木以喻人雷填
壤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佞聚也獲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

九章一首序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江南之野故復

屈平

王逸注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奇異也或曰奇服好服也年既老而不衰衰懈也已少好奇偉之服帶長缺之陸離兮
長楚人名曰長缺也冠切雲之崔嵬崔嵬高貌也言已內修忠信之志外帶被明月兮佩寶璐在背曰被寶璐美玉
珠腰佩美玉德寶兼備行度清白世溷濁而莫余知兮溷亂也吾方高馳而不顧言時世貪亂遭君蔽闇無有知我駕青
虬兮驂白螭言虬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重華舜名也瑤石次玉也圃園也言已想
登崑崙兮食玉英猶言坐明堂受爵位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言已年與天地相敵哀南夷之莫吾知兮風
怨毒楚俗嫉害忠貞乃曰可哀且余濟兮江湖且余濟兮江湖且明也濟度也言已遭放棄以明且時始去遂乘鄂渚而
反顧兮乘登也鄂渚地名也欸秋冬之緒風欸歎也緒餘也言已登鄂渚高岸還望楚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

林邱舍也方林地名言我馬壯強行山阜無所驅馳我車堅牢捨於方乘船余上沅兮

榜以擊汰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澤之中也或曰齊悲歌言愁思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

水而疑滯疑惑也滯留也言士衆雖同力引權船猶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

也言已將去枉曲之俗而處時明之鄉苟余心其端直兮苟誠雖僻遠之何傷

曰子欲居九夷也故論語入溲浦余儻個兮名也迷不知吾之所如雖循水涯意猶迷惑不知所之

冥冥兮茂盛乃猿狖之所居非賢士山峻高以蔽日兮危傾也下幽晦以多雨

之盛寒雲霏霏而承宇高以蔽日者謂臣掩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羣下專擅施恩惠也霰雪紛其無

而承宇者佞人並進滿朝廷也哀吾生之無樂兮失官祿也幽獨處乎山中而斥逐也吾不能變心而

從俗兮隨枉曲也固將愁苦而終窮身困極也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

去衣羸祖效夷也言屈原不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用也伍子逢殃兮

後越竟滅吳比干菹醢諫紂怒妲己曰聖人之心有七孔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也

前世而皆然兮謂行忠直而遇患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信滅國忘身當何為復怨今之君乎

而不豫兮董正也豫猶豫也言已雖見先賢執忠被固將重昏而終身交錯心將重亂以終年命

卜居一首序曰卜居者屈原已居俗何所宜行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三年。遠去郢都。不得復見。道在深也。竭智盡忠。披胸也。蔽鄣於讒。遇也。心煩意亂。意憤也。不知
 所從。迷也。乃往見太卜鄭詹尹。詹尹，工師姓名也。曰：余有所疑。意惑也。願因先生決之。斷也。詹尹乃端策拂龜。
 整儀。容也。曰：君將何以教之。願聞其要。屈原曰：情也。吾寧悃悃款款。志純也。朴以忠乎。竭誠也。將送往勞來。追俗也。斯無窮
 乎。不困也。寧誅鋤草茅。劉蒿也。以力耕乎。耕稼也。將遊大人。事貴也。以成名乎。榮譽也。寧正言不諱。諫也。以危身乎。刑也。
 也。將從俗富貴。食重也。以媮生乎。樂也。寧超然高舉。讓也。以保真乎。守也。將呴訾慄斯。承顏也。喔咿嚅唳。強笑也。
 以事婦人乎。醜也。寧廉潔正直。志如玉也。以自清乎。脩潔也。將突梯滑稽。轉隨也。如脂如韋。柔弱也。以潔楹乎。順滑也。寧
 昂昂高也。志行高也。若千里之駒乎。才絕也。將汜汜普愛。衆也。若水中之鳧乎。羣也。與波上下。隨衆也。偷以全吾軀乎。憂患也。寧
 與騏驥抗軛乎。馳也。將隨騫馬之迹乎。安步也。寧與黃鵠比翼乎。飛也。將與鷄鶩爭食乎。啄也。此孰吉孰凶。
 誰喜誰憂也。誰憂也。何去何從。安所由也。世溷濁而不清。行也。蟬翼爲重。近也。千鈞爲輕。遠也。黃鍾毀棄。賢也。瓦釜雷鳴。愚也。
 讒人高張。居朝也。賢士無名。困也。吁嗟嘿嘿兮。世莫也。誰知吾之廉貞。賢也。詹尹乃釋策而謝。愚也。曰：夫尺有所短。騏驥中庭也。寸有所長。雞鶴鳴也。物有所不足。地虧也。智有所不明。孔子厄也。數有所不逮。天不可計也。神有所不
 通。夜不能照也。用君之心。慮也。行君之意。操也。編策誠不能知此事。君不能決也。

漁父一首序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漁父適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逐也遊於江潭戲水側也行吟澤畔履荆棘也顏色憔悴奸黷黑也形容枯槁羸瘦也漁父見而問之

怪屈也原也曰子非三閭大夫歟謂其故官也何故至於斯此患也屈原曰世人皆濁衆食也我獨清忠聚也衆人皆醉惑財也

我獨醒廉自守也是以見放棄草野也漁父曰隱士言也聖人不凝滯於物不困辱其身也而能與世推移隨俗也世皆濁人貪也何

不凝其泥同其風也而揚其波與沈浮也衆人皆醉巧佞曲也何不鋪其糟從其俗也而飲其醪食其食其何故深思高舉獨行忠直也自

令放為遠在域也屈原曰吾聞之受聖制也新沐者必彈冠拂土也新浴者必振衣去塵也安能以身之察察已清也受物

之汶汶者乎蒙垢也寧赴湘流自沈也葬於江魚腹中身消也安能以皓皓之白皓皓猶皎皎也蒙世俗之塵埃乎被汙也

漁父莞爾而笑笑難斷也鼓枻而去叩船也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喻世也可以濯我纓沐浴也滄浪之水濁兮喻世也可以濯我足宜隱也遂去不復與言真也

九辯五首序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九者陽之數也道之綱紀也謂陳說道德以變說君也宋玉屈原弟子閱憤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也

宋玉

王逸注

宋玉

極哀祿命薄心忤忤兮諒直志行忠正

皇天平分四時兮何直春生而秋殺也爾竊獨悲此凜秋微霜凄愴也白露既下降百草兮萬物羣生將被害也奄離

披此梧楸痛傷茂木去白日之昭昭兮遠離天明襲長夜之悠悠永處冥冥離芳藹之方壯兮去已盛美

余委約而悲愁身體疲病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君不弘德冬又申之以嚴霜刑罰刻峻收恢哀之孟夏兮

上無仁恩以養民夫天制四時春生夏長人君則之以養萬物秋殺冬藏亦順其宜而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合大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上闡下僞用法殘虐則貞良被害草木枯落故宋玉援引天時託譬

草木以茂美樹與於仁賢早遇然坎僨而沈藏民無住足窳嚴蔽葉菸邑而無色兮顏容變易枝煩挈而

交橫柯條糾錯顏淫溢而將罷兮形貌羸瘦柯彷彿而委黃腹內空虛葡櫛慘之可哀兮華葉已落形銷

鑠而療傷身體憔悴惟其紛糅而將落兮蓬茸俱仆恨其失時而無當不值聖主覽駢轡而下節兮安步

而勿聊逍遙以相羊且徐低徊歲忽忽而逾盡兮年歲逝往恐余壽之弗將懼我性命悼余生之不時兮

傷已幼少逢此世之倥偬卒遇譴議澹容與而獨倚兮無朋黨也蟋蟀鳴此西堂自閔傷己心愴惕而震

盪兮思慮惕動何所憂之多方內念君父仰明月而太息兮上告昊天步列星而極明周覽九天仰觀星

也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蕙草芬芳以興紛旖旎乎都房被服盛飾於宮殿也旖旎何曾華之無實兮外貌

而心從風雨而飛颺隨君嗜欲而回傾也夫風為號令雨為德惠故風動而草木以為君獨服此蕙兮受

候也

正氣而羌無以異於衆芳乃與佞臣同情也。閱奇思之不通兮傷己忠策將去君而高翔之他域也。心閱憐之慘
悽兮內自哀念。願一見而有明分別忠誠也。重無怨而生離兮身無罪過而逐放也。中結軫而增傷肝膽破裂心剖。豈
不鬱陶而思君兮憤念蓄積盈胸臆也。君之門以九重門闕屬閉道路塞也。猛犬狺狺而迎吠兮讒佞譴呼。關梁閉而不通人
承指呵問急也。皇天淫溢而秋霖兮久雨連日。后土何時而得乾山阜濡澤草木茂也。塊獨守此無澤兮不蒙恩施。仰浮雲
而永歎想天語神我何咎也。

何時俗之工巧兮世人辯慧造詐偽也。背繩墨而改錯違廢聖典背仁義也。夫繩墨者工之法度也。仁義者民之正

也。卻騏驥而不乘兮斥逐子胥與比干也。策駑駘而取路言任豎刀當世豈無騏驥兮與管晏也。誠莫之能善御無

堯舜及桓文也。見執轡者非其人兮遭值桀紂之亂昏也。故駒跳而遠去被髮為奴走橫奔也。鳧鴈皆喙夫梁藻兮羣小在位食重祿也。鳳愈飄

翔而高舉賢者伏匿。圓鑿而方柄兮正直邪枉行殊則也。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所務不同若粉墨也。衆鳥皆有所登棲兮羣

並進處官爵也。鳳獨遑遑而無所集孔子棲棲而困厄也。願銜枚而無言兮意欲括囊也。常被君之渥洽前蒙寵遇。太公九十

乃顯榮兮呂尚耆老然後貴也。誠未遇其匹合遭值文王功冠世也。謂騏驥兮安歸躡躡吳坂謂鳳皇兮安棲。集棲梧桐變古

易俗兮世衰以賢為愚。今之相者兮舉肥不量才能。騏驥伏匿而不見兮仁賢幽處。鳳皇高飛而不下者

遠逝之四方也。鳥獸猶知懷德兮羣歸堯舜之明德也。何云賢士之不處二老太公。驥不驟進而求服兮千木闔門。鳳亦不

貪餼而妄食顏闔鑿培而逃亡也。君棄遠而不察兮介推割股而自放也。雖願忠其焉得申生至孝而被謗也。欲寂寞而絕端兮寧武伴

也。竊不敢忘初之厚德。言常受祿惠也。獨悲愁其傷人兮。思念纏結，摧肺肝也。馮鬱鬱其何極。憤懣盈胸，終年歲也。

招魂一首。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

宋玉

王逸注

朕幼清以廉絜兮。朕，我也。不求曰清，不身服義而未沫。沫，已也。言我少小脩清絜之行，身服主此盛德兮。

牽於俗而蕪穢兮。忠事君以信結交為俗人所推引，德能蕪穢無所用也。上無所考此盛德兮。考，校也。長離

殃而愁苦。殃，禍也。言已履行忠信而遇闇主，上則帝告巫陽，巫陽謂天也。女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賢人

也。則屈原也。宋玉上設天意，祐助其志，以厲黎民也。魂魄離散，汝筮予之。魂者，身之精，魄者，性之決也。

有賢人，屈原在下。我欲輔成其志，以厲黎民也。魂離散，汝筮予之。魂者，身之精，魄者，性之決也。

散。身將顛沛，使巫陽筮問求索，得而與之，使反其身。巫陽對曰：掌夢。巫陽對天官言，招魂也。上帝其命難

從。言天帝難從，掌夢之也。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

法不能復脩用。乃下招曰：巫陽受天帝之命，因魂兮來歸，還歸風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懈，必卜筮之

四方些。言魂靈當扶人養命，何為去君之常體而遠之四方乎？夫人須魂而生，魂待舍君之樂處而離彼

不祥些。舍置也。祥，善也。言何為舍君楚國饒樂，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託，寄也。論語曰：可以託六尺

不可以託。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七尺曰仞。索，求也。言東方有長人，十日代出，更流金鑠石些。鑠，銷也。東方

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上，以次更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釋解也。言彼十日之處，自習歸來歸來，不可行其勢酷烈，金石堅剛，皆為銷釋。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其熱魂行到身必解爛也。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誠不可託，宜急來歸此。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言南方之俗，其人雕題黑齒，題額也。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為醢些，醢醬也。言南極之人，雕畫其額，齒牙盡黑，常食蝮蛇蕪蕪，積聚之貌。封狐千里些，封狐也。言炎土之氣多蝮，蝮積聚蕪蕪，爭欲齧復，以其骨為醢醬。蝮蛇蕪蕪，積聚之貌。封狐千里些，大狐也。言又有大狐，健走千里，求食不可逢遇也。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倏忽，疾急貌也。言復有人，又有大狐，健走千里，求食不可逢遇也。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雄虺，一身九頭，往來奄忽，常喜吞人魂魄，以歸來歸來，不可久淫些。淫，遊也。言其惡如此，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流沙，益其賊害之心也。歸來歸來，不可久淫些，淫，遊也。言其惡如此，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流沙，而行也。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旋入雷淵，淵室也。靡散而不可止些，靡，碎也。言欲涉流沙，則回入滑，晝夜流行，從橫千里，又無舟航者也。旋入雷淵，淵室也。靡散而不可止些，雷公之室，運轉而行，身雖靡碎，尚不可幸而得脫，其外曠字些，曠，大也。字野也。言從雷淵雖得免脫，赤蟻若象，蟻，蚘也。玄蠶若壺些，壺，乾言曠野之中，有赤蟻，其大如象，又有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柴練為叢，菅茅也。言西極之地，不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肉渴欲求水，無有源泉，不可得也。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人可依其野，廣大行不可極也。彷徨歸來，歸來，自遺賊些，賊害也。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言北蒲忙切，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賊害也。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言北寒其冰重累，峨峨如山，涼風急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言其寒殺人。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天上不可疾，雪隨之飛行，千里乃至地也。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言其寒殺人。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天上不可九關啄害下人些，啄，齧也。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言有丈夫一身九頭，強梁多也。豺狼從目，往來佻佻些，佻佻，行聲也。詩曰：佻佻征夫，有豺狼之獸。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投，墮也。言豺啗食，先懸其頭用之嬉戲，疲倦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瞑，臥也。言投人已訖，上致命歸來歸來，往恐危身已後，乃趨於深淵之底而棄之。

些往則逢害也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土伯九約其角鬻鬻些土伯后土之侯

其身九屈有角鬻鬻觸害人也敦朕血拇敦厚也敦指也敦背也逐人駭駭些駭駭走貌也言土伯之狀廣肩

中血湯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言土伯之頭其狀如牛矣而有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甘美也此物

食人以爲甘美往魂兮歸來入脩門些楚都入郢城門也宋玉設呼屈原之魂歸工祝招君背行先些工巧

巫使招呼君倍道先行在前宜隨也秦籌齊縷鄭縣絡些綿纒也絡縛也言爲君魂作衣乃使秦

而且好也堅招具該備永嘯呼些該亦備也言撰設甘美招魂之具靡不畢備故長嘯大呼以招君魂兮歸

來反故居些反還也故古也言宜天地四方多賊姦些賊害姦惡也言天有虎豹地有土伯東有長人西

像設君室也像法靜閒安些無聲曰靜空寬曰閒言乃爲君造設第室高堂邃宇邃深也檻層軒些檻檻也

橫曰楹軒樓板也言所造之室其堂高顯屋宇層累皆重也有木謂臨高山些言復作層重之

深遂下有檻楹上有樓板形容異制且鮮明也層臺累榭之臺無木謂之榭臨高山些言復作層重之

顛眇眇上乃臨於高山也網戶朱綴網戶綺文縷也刻方連些刻縷也橫木關柱爲連言門戶之楣皆刻

冬有突夏突覆室也夏大屋也詩云於夏室寒些言隆冬凍寒則有大屋覆突溫室盛川谷徑復流源爲

爲谷徑過流潺湲些言所居之舍激導川水經過園庭光風轉蕙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汜崇蘭些汜猶

搖動貌也崇充也言天霽日明微風奮發動搖經堂入奧西南隅朱塵筵些朱丹也塵承塵也筵席也詩

草木皆令有光充實蘭蕙使之芬芳而益暢經堂入奧謂之奧朱塵筵些朱丹也塵承塵也筵席也詩

房至奧處上則有朱塵筵承塵下則有筵簾好席可以砥室翠翹砥石名也翠鳥絃曲瓊些絃懸也曲瓊之

休息也或曰朱塵筵謂承塵薄壁曼延相連接也砥室翠翹砥石名也翠鳥絃曲瓊些絃懸也曲瓊之

玉鈎以懸石爲壁也或曰僮室以翠鳥之羽雕飾翡翠珠被雄曰翡翠雌曰爛齊光些以翡翠之羽及與珠璣刻畫衆華其文爛阿拂壁隅也拂薄也阿曲羅幃張些羅綺屬也張施也言房內則以藟席薄纂組綉結琦璜些璜玉名也言幃帳之細皆用綺縠室中之觀多珍怪些金玉爲珍詭異爲怪言從觀房類也不畢蘭膏明燭以蘭香也華容備些容貌也言日暮游宴然香蘭之膏張施明燭以列之樂左傳曰晉悼公賜魏射遞代些射獸也詩云服之無射遞更也言使好女十六侍君九侯淑女淑也多迅衆些迅疾也言復有九國諸侯好善之女盛鬢不同制鬢髮也實滿宮些宮猶室也爾雅曰宮謂妍雅裝飾兩結垂髮下髮形貌說容態好比懸妻也順彌代些彌久也言美女衆多其貌齊同姿顏異不與衆同皆來實滿充後宮也容態好比懸妻也順彌代些好美自相親比承順上意久則相代弱顏固植志也審其有意些志堅固不可侵犯則審然發言中禮意者也嬌容脩態脩長也緬巨洞房些緬竟也房室也言復有美好之女其貌姣好娥眉曼睩曼澤也睩目騰光些騰馳也言美女之貌娥眉玉多意長智羣聚羅列竟於洞達滿房室也娥眉曼睩曼澤也睩目騰光些騰馳也言美女之貌娥眉玉光騰馳驚羣聚羅列竟於洞達滿房室也遺視瞻些遺竊視脉脉也言美女顏容脂緻身體爽離樹脩幕離別也脩長惑人心也靡顏膩理膩滑也遺視瞻些遺竊視脉脉也言美女顏容脂緻身體爽離樹脩幕離別也脩長侍君之閒閑觀帳靜也言願令美女於離宮別翳帷翠幃飾高堂些幃帳之高堂以樂君也紅壁沙版赤丹沙也玄玉之梁些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墨色令之紅白又以仰觀刻楸畫龍蛇些言仰視屋之橫櫨文章也坐堂伏檻檻臨曲池些言坐於堂上前伏楹下芙蓉始發芙蓉蓮雜芰荷些芰菱也秦人謂之薺倚荷立生特倚也薺古買切薺古后切紫葢屏風葵也文緣波些言復有水葵生於池中其莖紫色或

水波而重華也。被文服織文。謂綺繡也。麗而不奇些。麗美貌也。不奇。奇也。猶詩云不顯顯也。言美長髮曼髻也。澤
陸離些。豔言美人長髮工結髮髻滑澤其狀豔美儀貌逆而送之曰美而二八齊容也。齊同起鄭舞些。鄭舞
舞也。言二八美女其儀容齊一被服同飾。衽若交竿。撫案下些。拘狀如交竹竿。以抵案而徐行者也。相
奮袂俱起而舞也。或曰鄭重折屈而舞也。衽若交竿。撫案下些。拘狀如交竹竿。以抵案而徐行者也。相
瑟狂會也。狂猶田鳴鼓些。又換擊鼓以進八音爲之節也。宮庭震驚發激楚些。激清聲也。言衆樂並會宮
作激楚之聲。吳猷會蔡謳。吳蔡國名也。奏大呂些。大呂律名也。周官曰舞雲門。奏大呂。言乃復使吳人
以發其音也。吳猷會蔡謳。吳蔡國名也。奏大呂些。大呂律名也。周官曰舞雲門。奏大呂。言乃復使吳人
女雜坐亂而不分些。肩齊膝。恣意調戲亂而不分也。放陳組纓也。班其相紛些。紛亂也。言男女共
冠纓舒陳印綬。班然鄭衛妖玩來雜陳些。鄭衛國名也。妖玩好女也。雜廁也。陳列也。言鄭
相亂不可整理也。鄭衛妖玩來雜陳些。鄭衛國名也。妖玩好女也。雜廁也。陳列也。言鄭
頭髻也。結獨秀先些。秀異也。言鄭衛妖女工於服飾其結殊甚。蔽象莖。莖玉蔽籥簪之也。有六
吉語切也。結獨秀先些。秀異也。言鄭衛妖女工於服飾其結殊甚。蔽象莖。莖玉蔽籥簪之也。有六
箒些。乃設六箒行六莖。作箒象牙爲莖妙且好也。分曹並進也。曹偶適相迫些。適亦迫也。言分曹列耦並進伎
擇行也。或曰分曹並進成鼻而牟。倍勝呼五白些。五白簿齒也。言已莖已鼻。當成率勝射張。晉制犀比。晉
者謂並用射禮進之。進成鼻而牟。倍勝呼五白些。五白簿齒也。言已莖已鼻。當成率勝射張。晉制犀比。晉
名也。制作也。費白日些。費光貌也。言晉國工作簿莖箸比。鏗鐘搖箴。鏗撞也。揆梓瑟些。揆鼓也。言衆實
比集者也。費白日些。費光貌也。言晉國工作簿莖箸比。鏗鐘搖箴。鏗撞也。揆梓瑟些。揆鼓也。言衆實
堂下復鳴大鐘。左右歌娛酒不廢也。娛樂沈日夜些。言雖以酒相娛樂。不應政事。晝夜沈面。以忘憂也。或曰
吟鼓琴瑟。揆古八切。歌娛酒不廢也。娛樂沈日夜些。言雖以酒相娛樂。不應政事。晝夜沈面。以忘憂也。或曰
又曰和樂且耽。膏明燭華。鐙錯些。言置錠盡離豕錯。撰至思。撰猶蘭芳假些。假至也。書曰假于
晝夜以酒相樂也。蘭膏明燭華。鐙錯些。言置錠盡離豕錯。撰至思。撰猶蘭芳假些。假至也。書曰假于
賢人。君能結撰博思。至心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賦誦也。言衆座之人各欲盡情。耐飲既盡。歡樂先故些。故
以思賢人。賢人即至也。心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賦誦也。言衆座之人各欲盡情。耐飲既盡。歡樂先故些。故

也言飲酒作樂盡已歡欣者魂兮歸來反故居些言魂神之處安樂無憂亂曰獻歲發春兮也

誠欲樂我先祖及與故舊人魂兮歸來反故居些言魂神之處安樂無憂亂曰獻歲發春兮也

南征些征行也言歲始來進春氣奮揚萬物葉薺齊葉兮王薺曰葉白芷生些言屈原放時葉薺之草其

生懷所見矣楊柳依依也猶詩路貫廬江兮左長薄江過歷長薄地名也言屈原行先出廬倚沼畦瀛兮

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也猶詩路貫廬江兮左長薄江過歷長薄地名也言屈原行先出廬倚沼畦瀛兮

也言屈原嘗與君俱獵於此官屬駕懸火延起兮玄顏蒸木之中其火延起燒於野澤煙上蒸于天使黑

也言屈原嘗與君俱獵於此官屬駕懸火延起兮玄顏蒸木之中其火延起燒於野澤煙上蒸于天使黑

也言屈原嘗與君俱獵於此官屬駕懸火延起兮玄顏蒸木之中其火延起燒於野澤煙上蒸于天使黑

也言屈原嘗與君俱獵於此官屬駕懸火延起兮玄顏蒸木之中其火延起燒於野澤煙上蒸于天使黑

也言屈原嘗與君俱獵於此官屬駕懸火延起兮玄顏蒸木之中其火延起燒於野澤煙上蒸于天使黑

也言屈原嘗與君俱獵於此官屬駕懸火延起兮玄顏蒸木之中其火延起燒於野澤煙上蒸于天使黑

招隱士一首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澤無異故作也招隱士之徒閔傷風原身雖沈

劉安漢書曰淮南王安為上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後伍被自詣

桂樹叢生兮桂樹芬香以與山之幽遠去朝廷偃蹇連卷兮容貌美好枝相繚信義枝結條理成也以言

也山氣隴從兮巖巖巖巖石嵯峨嵯峨豁谷嶄巖兮嶄巖雅切雅切篤于軌切篤于軌切幽深險阻幽深險阻非攀援桂枝兮非攀援桂枝兮引

疾疾蟻狄羣嘯兮疾禽獸所居志樂禽獸所居志樂虎豹嘯虎豹嘯君子之所欲君子之所欲欲相齧也欲相齧也以言山谷之中以言山谷之中幽深險阻幽深險阻非攀援桂枝兮非攀援桂枝兮引

望愁也望愁也聊淹留便旋中野王孫遊兮王孫遊兮在山隅也在山隅也不歸不歸棄室家也棄室家也春草生兮春草生兮抽萌芽也抽萌芽也萋萋萋萋垂條吐葉垂條吐葉歲暮

兮年齒已老不自聊中心煩亂蟋蟀鳴兮蟋蟀鳴兮喜呼號也喜呼號也啾啾啾啾秋節將至秋節將至悲嘹嘯也悲嘹嘯也以言物盛則以言物盛則塊兮軋塊兮軋味也

山曲嶠盤詰心淹留兮志望洞荒忽洞荒忽罔兮洊罔兮洊精氣精氣悼兮慄悼兮慄心剝也心剝也虎豹岵虎豹岵音料吹音血音料吹音血叢薄深林兮叢薄深林兮刺

棘棘人上慄恐變嶽嶮碣礧兮嶽嶮碣礧兮山阜山阜礧礧礧礧樹輪相糺兮樹輪相糺兮扶疎扶疎林木菱飢林木菱飢枝葉盤紆枝葉盤紆青莎雜樹兮青莎雜樹兮

草木草木積草露隨風靡靡白鹿麕白鹿麕或騰或倚或騰或倚殊異殊異狀貌嶮嶮兮狀貌嶮嶮兮峨峨峨峨頭角頭角淒淒兮澼澼淒淒兮澼澼淒淒兮澼澼淒淒兮澼澼淒淒兮澼澼淒淒兮澼澼

猶猴兮熊羆百獸皆慕類兮以悲哀已不遇也從此已上從此已上皆陳山林傾危皆陳山林傾危草木茂盛草木茂盛藥鹿攀援藥鹿攀援桂枝兮桂枝兮託

香木香木誓聊淹留待明時也虎豹鬪兮殘賊之獸熊羆咆熊羆咆跳梁吼也跳梁吼也禽獸駭兮禽獸駭兮驚奔走也驚奔走也亡其曹亡其曹遠離羣也遠離羣也

王孫兮歸來旋反舊邑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誠多患害離隱處也離隱處也

卷三十四

七上

七發八首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

枚叔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馮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言玉美之也史記新垣衍謂魯連曰觀先

差也太子曰憊謹謝客謝辭也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字和平太子方富於年凡人之幼者將來之

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轡言邪氣入內而為逆其堅若結也管子曰邪氣襲內玉色

革也輻紛屯澹淡嘯唏煩醒紛屯澹淡憤鬱煩悶之貌也王逸楚辭注曰嘯歎唏歎由精慮煩散也毛萇

詩傳曰病惕惕怵怵臥不得瞑向書曰怵惕惟屬中夜以興素問虛中重聽惡聞人聲曰精氣奪則虛黃

帝八十一問曰精神越濞百病咸生越散也鄭玄曰精神勞則越高誘曰聰明眩矐悅怒不平曰眩矐惑亂

貌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鄭玄禮記注曰廢止也毛萇詩傳曰廢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

時時有之然未至於也言賴君之力天下太平故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

傅父欲交無所禮記曰孔子曰古者男子曰保母鄭玄曰保母安其居處者也飲食則溫淳甘臠腥醲肥厚之厚謂凡味

曰夫香美臠味甘口病形厚酒肥肉也池貞切說文曰醲厚酒也女龍切衣裳則雜選曼煖燂燂熱暑說文曰燂

亦熱也舒廉切燂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賈遠國語注曰鑠銷也

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佚也務以自佚命曰怡暨之機高誘曰怡至也暨機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游

翔至於暨機故曰務以佚也枚乘引怡暨而為暨痿未詳乘之謬為好奇而改之聲類曰怡嗣理切暨渠

切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暨高逆寒疾也痿暨不能行也皓齒娥眉命曰伐

性之斧呂氏春秋曰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曰伐性之斧高誘曰靡曼細理甘脆肥臙命曰腐

腸之藥呂氏春秋曰肥臙謂酒如瓠厚物以相強命曰腐腸之食高誘注老子云五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

筋骨挺解王逸楚詞注曰靡細也血脈淫濯手足墮窳淫濯謂過度而且大也爾雅曰淫過也又曰濯大

也餘越女侍前齊姬奉後越絕書曰越王飾美女西施鄭巴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越王勾踐竊有天

乳切越女侍前齊姬奉後人之遺西施鄭巴越不敢當使獻之大王吳王大悅齊姬齊女也毛詩曰豈其

取妻必齊之美如淳漢書往來游醜縱恣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

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王逸楚詞注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史記曰扁鵲渤海鄭人也姓秦

不信後病遣召扁鵲謂晉恒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若在骨髓司命不能暨也桓侯初今如太

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禮記曰博聞強識承閒語事變度易意楚詞曰願承常無離側以為

羽翼高誘注呂氏春秋曰羽翼佐也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唐猶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言可無用藥石唯可用要言也莊

孟浪之曹也而我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周禮曰龍門之琴瑟孔

在河東之西界魯連子曰東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鬱結隆高之貌也說文曰扶疏四布也張晏漢書注曰輪菌委曲也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湍流遡波又澹淡之遡波逆流之波也澹淡搖蕩之貌也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

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感觸也莊子曰吳鵠慮周之類也朝則鸚鵡黃鸝鳴焉爾雅曰鸚鵡黎黃高唐賦曰王雉鸚鵡黃鸝

仲冬曷且不鳴鄭玄曰曷且求且鳥也郭璞方言注曰鳥似雞冬無毛晝夜鳴焉與曷並音渴鳴音且也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的鷓鴣哀鳴翔

乎其下楚辭曰鷓鴣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絃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魯太師也以其工琴謂之琴擊猶京房善易謂之易京野繭孤子之鈞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古樂

蠶之繭也東觀漢記曰光武二年野蠶成繭被山民收為絮孤子之鈞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府有孤子之寡母也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蒼頡篇曰珥珠在耳也珥人志切字書曰約亦的也都狄切

的琴善也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師堂樂師也韓詩外傳曰丘已得其曲未得其數也琴道曰堯暢達則兼暢列子曰伯牙善鼓琴也歌曰麥秀蘄兮雉朝飛宋玉笛賦曰蘄麥芒也慈敷切向虛壑兮背槁槐說文曰兼

通古字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蚊蟻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

前也周書曰蚊行喙息說文曰蚊行也凡生類之行皆謂之蚊又曰蟻蟲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

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櫛牛之腴菜以筍蒲說文曰櫛以芻莖養國牛也國語曰櫛象幾何櫛或為櫛未詳說文曰腴腹下肥者毛詩曰其藪維何維筍及蒲也肥狗之和冒以山膚

楚苗之食安胡之飫禮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和謂和羹也鄭玄禮記注曰菘菜也謂以菜調和之也冒與菘古字通山膚未詳楚苗山出禾可以為食淮南子曰苗山之饒高誘曰苗山楚

楚苗之食安胡之飫禮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和謂和羹也鄭玄禮記注曰菘菜也謂以菜調和之也冒與菘古字通山膚未詳楚苗山出禾可以為食淮南子曰苗山之饒高誘曰苗山楚

楚苗之食安胡之飫禮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和謂和羹也鄭玄禮記注曰菘菜也謂以菜調和之也冒與菘古字通山膚未詳楚苗山出禾可以為食淮南子曰苗山之饒高誘曰苗山楚

山也安胡未詳一曰安胡影胡也搏之不解一啜而散禮記曰無搏飯徒完切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

宋玉諷賦曰為臣炊彫湯以至味又白公曰若以水熊蹯之臠勺藥之醬左氏傳曰宰夫臠熊蹯上林賦

和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薄切獸者之內而以爲炙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茹菜

注曰勺藥和齊薄着之炙鮮鯉之鱠也書今人謂之書頭毛詩曰魚鱣鱣鯉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茹菜

鹹酸美味也薄着之炙鮮鯉之鱠也書今人謂之書頭毛詩曰魚鱣鱣鯉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茹菜

名蘭英之酒酌以滌口漢書曰百味旨酒布蘭生晉山梁之餐豢豹之胎鄭玄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

其梁粟杜預左氏傳注曰象養也音官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小飴大獸如湯沃雪說

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玉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菽蕡之羹必將熊蹯豹胎小飴大獸如湯沃雪說

曰獸飲也昌悅切沃雪言易也家語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孔子曰人之棄羶如湯之灌雪焉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漢書曰趙地鍾岱石北追近胡寇如淳曰鍾所在未聞石山險之限在上黨曲

曰君馬齒至也言以齒至馬駕車也戰國前似飛鳥後類距虛走疾若飛也范子曰千里馬必有距虛呂

策曰驥之齒至矣服檻車而上太行也前似飛鳥後類距虛走疾若飛也范子曰千里馬必有距虛呂

氏春秋曰距虛穉麥服處躁中煩外以穉麥分劑而食馬馬肥故中躁而外煩也王逸楚詞注曰稻葉穉

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景夷，盛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荆山在荆

入淮海，汝稱海，大言之也。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獵山，左江右湖，其樂之忘死無有，天下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趙岐孟子注曰：命，名也。

比物屬事，離辭連類。禮記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虞懷，宮名也。連廊四

注：鄭玄周禮注曰：四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黃當為澶，澶，城池也。涵章白鷺，孔鳥鸚鵡。涵章，鳥名。未詳。鷺，

鷓鴣，鵲，翠，鬣，紫，纓，纓，頸，毛也。螭，龍，德，牧，邕，邕，羣，鳴，爾雅曰：邕，邕，鳴，聲，和也。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曾，皆，生，於

陸，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飛，於，雲，毛，蓑，詩，傳，曰：蓑，水，草，也。女，桑，河，柳，素，葉，紫，莖，毛，詩，曰：柳，女，桑，毛，蓑，曰：女，桑，夷，桑，也。爾

力，鳥，切，蓑，古，蓮，字，也。天，苗，松，未，詳，一，曰：苗，山，之，松，豫，章，木，天，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梧，桐，并，閭，極，望，成，林，曰：并，閭，樓，也。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圖，曰：女，媯

覆，大，庭，氏，之，王，有，從，容，猗，靡，消，息，陽，陰，消，滅，也。息，生，也。林，木，茂，盛，隨，風，披，靡，故，或，陽，或，陰，列，坐，縱，酒，蕩，樂

天，下，五，風，異，色，也。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史，記，曰：上，召，子，弟，佐，酒，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

五，日，一，習，樂，為，理，滋，味，雜，陳，肴，糝，錯，該，曰：該，備，也。練，色，娛，目，流，聲，悅，耳，爾，雅，曰：流，擇，也。於，是，乃，發，激，楚

樂，杜，連，未，詳，也。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文，穎，上，林，賦，注，曰：激，衝，激，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深，疾，然，歌，樂

所以，淫，泆，流，湎，也。許，慎，曰：鄭，衛，新，聲，所，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姬，傅，子，之，徒，皆，美，女，也。先，施，即，西

國，也。皓，樂，善，倡，也。皓，下，或，有，齒，字，誤。

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糲肉豈毛麕先施哉徵舒段干傅子皆未詳一曰左氏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今納夏姬食其色也史記曰夏姬徵舒舒母也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也文也許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吳娃已見上文孫卿子曰雜裾垂髻目窈心與司馬彪子虛賦注曰髻燕閨子奢莫之媒章昭漢書注曰閨姬梁王魏嬰之美人雜裾垂髻目窈心與尾也龔當為挑史記曰目挑心招張曼漢書注曰揄流波雜杜若芳杜若見下注說文曰揄引也蒙清塵被蘭澤列子曰程王為中女賦曰沐蘭澤含芳芳嬈服而御中釋朝服麗嬈服入御于君也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

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輪之輿乘牡駿之乘廣雅曰馴擾也說文曰騏驥馬驪文如蒼也尚書大也力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夏服已見子虛賦服即今步又也烏號已見子虛賦又古考史曰栢廷切也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潭雲林雲夢之林楚詞曰蕤和掩青蘋游清風呂氏春秋曰真也

游乎李奇漢書注曰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周書曰民有五氣之陽喜必見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也王逸楚詞注曰運轉也音旋至於大宅未詳見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也王逸楚詞注曰運轉也音旋至於

旗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微墨廣博觀望之有圻墨燒田也言逐獸於燒田廣博之所而謂圻墾也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尚書父師曰乃攘竊神祇之犧全牲孔安國曰色純曰粹天子曰善願復聞之

魚斤切傳曰既盡也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莫開貌也說文且冥也毅武孔猛祖揚身薄左氏

客曰未既孔安國曰尚書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莫開貌也說文且冥也毅武孔猛祖揚身薄左氏

致果為毅毛萇詩傳曰孔甚也毛詩曰禮褻暴虎白刃磴磴矛戟交錯莊子孔子曰白刃交前視死若生

牛哀切收獲掌功賞賜金帛鄭玄周禮注掩蘋肆若為牧人席也毛萇詩傳曰肆陳也旨酒嘉肴羞包膾

炙以御賓客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嘉肴脾膾又曰無繁鮮魚鄭玄曰涌觸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

絕以諾言遊獵歡宴忠誠為之必不有悔貞信之色形于金石毛詩序曰貞信之教與家語孔子曰夫鍾

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況人乎哉高歌陳唱萬歲無斃孔安國尚書傳曰斃厭也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

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漢書廣陵國屬吳也至則

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岬然足以駭矣岬然驚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

者所滌汔者小雅曰翼陵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軼突也蒼頡篇曰擢抽也孔安國尚書傳

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略智也縷况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老子曰恍兮忽兮其中忽兮慌兮

兮儻兮廣雅曰儻卓異也浩瀆瀆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兩雅曰乘執也虹洞兮蒼天極虛乎崖浚虹洞相連

貌也。莊子曰：出於匡涑，毛萇詩傳曰：涑，涯也。虹，胡洞切。或不知其所止，方言曰：汨，疾也。為畢切。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言衆派紛紜，其流曲折。汨乘流而下，降兮

中虛煩而益怠，朱汨，蓋地名。未詳。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其離散，謂精神不離散也。發曙，旦明也。於是澡槩胸

中，灑練五藏，毛萇詩傳曰：灑，滌也。槩，與灑同。澹澈手足，頽濯髮齒，澹，澹澹，猶洗滌也。頽，湖政切。揄，棄恬息，輸

寫洩濁，方言曰：輸，脫也。王逸楚詞注曰：洪垢濁也。勅，顯切。分決狐疑，發皇耳目，楚詞曰：心猶豫以狐疑。註法曰：當是之時，雖有淹

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蹙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廣雅曰：偃，曲也。郁，禹切。淮南子曰：遠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言聲似疾雷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言能令二水

也。山出內雲，日夜不止，山內雲而日夜不止三也。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小雅曰：衍，散也。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

之下翔，說文曰：淋，山下水也。淋或為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浩浩，深廣之貌也。澄，澁

音韋，嶂帳也。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高唐賦曰：奔揚踊而相擊。雲與聲之霏其旁作而奔起也，

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純馳

浩蜺，前後駱驛也，賈逵國語注曰：純，專也。浩蜺，即素蜺。顛顛印印，楛楛彊彊，楛，楛楛，相隨之貌也。

將將高貌也，莘，所巾切。莘，或為萃。壁壘重堅，杳雜似軍行，漢書注曰：杳，合也。行，戶剛切。協韻也。旬隱旬

將將高貌也，莘，所巾切。莘，或為萃。壁壘重堅，杳雜似軍行，漢書注曰：杳，合也。行，戶剛切。協韻也。旬隱旬

將將高貌也，莘，所巾切。莘，或為萃。壁壘重堅，杳雜似軍行，漢書注曰：杳，合也。行，戶剛切。協韻也。旬隱旬

礪。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軋。塊無垠貌也。盤。謂盤也。觀其兩傍。則滂渤佛鬱。閭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

卒。律。當為律。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說文曰。隈。水曲也。上林賦曰。獨尊石激堆。倚郭

借之。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園之津涯。菱軋谷分。或園。蓋地名也。言涯如轉。而谷似裂也。一本無菱字。許慎

淮南子注。迴翔青篾。銜枚檀桓。青篾。檀桓。蓋地名也。迴翔。水復流也。銜枚。水無聲也。周弭節伍子之山

曰。軋轉也。迴翔。青篾。銜枚。檀桓。禮曰。銜枚。鄭玄曰。止言語。鸞。謹也。銜枚。水無聲也。周弭節伍子之山

通厲骨母之場。楚辭注曰。高厲。遠行也。越絕書曰。闔閭且食。鮒。山。畫游於胥母。疑。骨母。字之誤也。王逸

岸。篳扶桑。橫奔似雷行。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然並以赤岸在廣陵。而此文勢似在

遠方。非廣陵也。說文曰。篳。掃竹也。山海經曰。湯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毛詩曰。王奮厥武。如震。沌。沌。渾。渾。狀

如奔馬。沌。沌。渾。渾。波相隨之貌也。孫子兵法曰。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越絕書曰。王混混。庖庖。聲如

雷鼓。混。混。沌。沌。波浪之聲也。越絕書。越王勾。發怒。屋沓。清升。踰躡。言初發怒。礙止而涌。沸少。選之頃。清者

竹栗切。屋。或為底。古字也。杜預。左氏傳曰。底。平也。埤。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楚辭曰。陵陽侯之汜。濫

藉。藉。蓋。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高唐賦曰。飛鳥未。紛紛翼翼。波涌雲亂。廣雅曰。紛紛。衆也。毛萇

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言水之勢。既蕩南山。又擊北岸。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合

決勝。而。滄汨潺湲。披揚流瀼。瀼。泌。瀼。波相揆也。汨。瀼。汨。水。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浚浚。蒲伏

連延。沈沈浚浚。魚鱗顛倒之貌也。蒲伏。神物恠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闊悽愴焉。郭璞爾雅曰。踣。與

也。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資，材量也。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娟、詹何之倫。

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何，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也。詹子，古得道者也。淮南子曰：雖有鉤鍼芳餌，加以詹何，蝸蟻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誘曰：蝸蟻，白公時人。宋玉集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七略曰：蝸蟻，使之論天下之釋微，理萬物之是非。家語曰：卜商好論精微，時子名淵，楚人也。然三文雖殊，其一人也。

是非非謂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漢書：張良曰：臣借前箸以籌之，音義曰：以籌度之也。直

之智也。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忽然汗出，

霍然病已。出：汗貌也。莊子曰：泚然汗出，泚，乃顯切。霍，疾也。

七啓八首 井序

曹子建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玄微，幽玄精微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飛遜，離俗。澄神定靈，九師道訓曰：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中也。飛遜離俗，澄神定靈，遷而能飛，吉

執大焉。淮南子曰：單豹，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莊子曰：夫輕爵祿，人者之所託材，司馬彪曰：耽虛好靜，羨此

背世離俗，隱居谷飲也。永生，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獨馳思於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舞賦曰：獨馳思乎杳冥，左氏

聞而將往說焉。鏡機鏡照，鏡機，鏡也。鏡照，超野追風。經迴漠出幽墟，入乎泱泱之野，遂屆玄微

子之所居子虛賦曰過其野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子虛賦曰其西則激水推移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

裘儀禮曰皮弁服素積鄭玄曰皮弁者白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爾雅曰山有穴為岫志飄飄焉曉曉焉似

若狹六合而隘九州山海經曰地之所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

立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順風而稱曰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予聞君子不遜俗而遺名

智士不背世而滅勳周易曰遺世無悶幽通賦曰保身遺名民之表兮鄭玄毛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

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韓子曰精神日耗著頤篇曰耗消也史記太史公曰譬若畫形於

無象造響於無聲言像因形生響隨聲發今欲無聲而造響圖像而無形豈有得哉孫卿子曰下之未之

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論語子曰未之思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諄有是言乎鄭玄禮記注曰諄悲恨之聲也夫太

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漢書曰太極元氣分三為一言元氣初為一後為天地人也春秋

也渾沌未分也言氣在易蓋有形必朽有迹必窮列子曰形芒芒元氣誰知其終春秋命歷序曰元氣名

穢我身位累我躬莊子曰行名失己非士也又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思玄賦曰葛古人之貞

風如淳漢書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莊子曰楚王使大夫往聘莊子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

骨而費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也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游觀之

至娛。演聲色之妖靡。羽獵賦曰：遊觀侈靡，小雅曰：妖靡盈庭，忠良滿朝也。惟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倦世倦於人探隱拯沈，民於沈溺，說文曰：出溺為拯。不遠遐路，幸

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命於周，莫不玉音金聲。

鏡機子曰：芳菰精稗，霜蓄露葵。張揖上林賦注曰：彫菰米也。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為臣炊彫胡之飯，說文曰：我其野言采其莖。鄭玄

曰：蓬牛類，蓬與蓄音義通也。宋玉諷賦曰：為臣煮露葵之羹。玄熊素膚，肥象臙肌。鄭玄周禮注曰：犬豕曰象，臙肥貌也。女龍切。蟬翼之割，剖纖析微。薄也。楚

詞曰：蟬翼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斥鷃，珠翠之珍。鷄已見南都賦。莊子曰：鷄搏扶

許慎淮南子注曰：鷄雀飛不過一尺，言劣弱也。斥與尺古。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寒今臙肉也。鹽

上蒼與蓮同。西海飛鱗，即文鱈也。山海經曰：秦器之山，瀛水出焉。是多鱈魚。常行西海而游於東海。夜飛

而。臙江東之潛鼉，騁漢南之鳴鶴。說文曰：騁，少汁臙也。蒼頡解糅以芳酸，甘和既醇。鄭玄禮記注曰：糅，玄冥

適鹹，蓐收調辛。禮記曰：北方其神玄冥，西方金也。尙書曰：金曰潤，下潤下作鹹。紫蘭丹椒，施和必節。禮儀

給調和也。張衡七辨曰：芳以薑椒，拂以木蘭。滋味既殊，遺芳射起。上林賦曰：衆香發越。乃有春清縹酒，康

狄所營。毛詩曰：爲此春酒。鄭玄禮記注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也。縹，綠色而微白也。博物志曰：康作酒，戰國策曰：梁王請爲魯君舉觴，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

乃絕旨酒，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淮南子曰：物類之相應，故東風至而酒汎溢，高誘曰：黍爲酒，陽揆陰乃能

動。故以黍黍爲酒，宋衷曰：麥陰也。先漬麴，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禮記曰：中央土，其音宮，其味甘也。苦於

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漢書曰田延可以神

可以娛腸精神人之精爽也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子甘藜藿未暇此食也韓子曰糲糲之飯藜藿之羹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越絕書曰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往奏勾踐乃身被賜飾以文犀彫以翠綠

國語曰奉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頰下陸斷犀象未足稱

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聖主得賢臣頌曰巧治鑄干將之璞陸刺犀革戰國策蘇秦九旒之冕散耀垂文

劉梁七舉曰九旒之冕散耀垂文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諸侯緹九就華組之纓從風紛紜禮記曰玄

鄭玄曰就成也每纁九成則九旒也應劭漢官儀曰冕公侯九旒者也華組之纓從風紛紜冠丹組纓

諸侯之齊冠說文曰組纓屬也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符采照爛流景

揚輝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符采玉黼黻之服紗縠之裳至黼黻漢書傳曰諸侯自龍裘而下金華之烏動

趾遺光言以金華飾烏故動足而有餘光也劉欣期交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網繆或彫或錯說文曰

帶也古薰以幽若流芳肆布說文曰薰火煙上出也若杜若也若稱幽若猶蘭也雍容閑步周旋馳耀聖

得賢臣頌曰雍容垂拱左氏傳晉公子謂楚南威爲之解顏西施爲之巧笑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三

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

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鄭玄毛詩箋曰褐毛布也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子虛賦曰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又曰游獵僕將爲吾子駕雲龍

之飛駟飾玉路之繁纓馬有龍稱而雲從龍故曰雲龍也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又曰玉路垂宛虹

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旂楚詞曰建雄虹之綵旂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鄭玄曰綏當為綏綏有虞氏之

堅勁軍之捷忘歸之矢乘繁弱之弓儀禮曰司射摺三挾一箇鄭玄曰摺插也楚甲切新序忽躡景而輕

驚逸奔驥而超遺風景曰景也躡之言疾也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青於是礮填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

置彌野張罟鄭玄周禮注曰彌通也下無滿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廣雅曰聚也獠徒雲布武騎霧散說文曰獠獵也

韓子曰雲布風動羽獵賦曰武丹旗耀野戈及皓旰南都賦曰曜野曠雲曳文狐揜狡兔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

斯方言曰掩覆也兔方言曰掩覆也捐鷓鴣拂振鷺鷓鴣振鷺皆鳥之名當軌見藉值足遇踐西京賦曰當足見

孫該曰舒疾無力孫該曰舒疾無力翼不暇張足不及騰西京賦曰鳥不暇舉獸不得發動觸飛鋒舉挂輕罟西都賓曰鳥驚觸絲獸駭值

鷹隼未擊鷹隼未擊弩弋搜林索險探薄窮阻廣雅曰薄草騰山赴壑風厲焱舉古詩曰涼風率已厲楚辭曰焱遠舉

焱火機不虛發中必飲羽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子虛賦曰弓不虛發中必決皆呂於是人稠網密

地逼勢脅哮闕之獸張牙奮鬣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虒虎毛志在觸突猛氣不懼懼已見乃使北宮東

郭之疇孟子曰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於市朝趙岐曰北宮姓黜名也

肉也肉也一人曰子肉也我生抽豹尾分裂漚肩爾雅曰狸形不抗手骨不隱拳小雅曰抗禦也服虔漢

掌拉虎摧斑掌熊躡也孟文也上林賦曰被斑文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翻成雲羽獵賦曰創淫

於是賦鍾鳴鼓收旌弛旆周禮曰鼓皆賦鄭玄曰雷擊鼓曰駭頓網縱網熊獠迴邁文曰緝綬也說駿驟齊

驥揚鑿飛沫南都賦曰龍驥橫舉揚鑿飛沫也俯倚金較仰撫翠蓋東京賦曰戴翠冒倚金較說文曰較雍容暇

豫娛志方外國語優施曰我教汝暇豫之事君韋昭曰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高唐賦曰

微子曰予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旰李充高安館銘曰增臺顯敞雲屋言高若雲也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

立觀基若景山言極高也毛萇詩傳曰崇立也毛彤軒紫柱文榱華梁劉梁七舉曰丹墀

玉箱金墀猶金卮也西京賦曰溫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劉駒駘玄根頌曰前殿冬絺李尤華

閣緣雲飛陞陵虛晉靈光殿賦曰飛類眺流星仰觀八隅晉靈光殿賦曰中坐垂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

而高居崔駰七依曰升龍於天者雲也西京賦曰繁巧神恠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爲之失

睛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技巧者也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熙光

素水盈沼叢木成林楚辭曰素飛翻凌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楚辭曰觀者乃使任子

垂釣魏氏發機莊子曰任子爲大釣巨綱五十犗以爲餌譚會稽投竿東海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魚

者陳音越王問其射所起焉音曰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芳餌沈水輕綫弋飛越春

種曰深川之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賈誼甲屈原曰然後采菱華擢水蘋華許慎淮南子注曰擢

魚死於芳餌

引也。毛萇詩。傳曰。蘋大萍。弄珠蚌。戲鮫人。揚雄蜀都賦曰。鮫人水底居也。諷漢廣之所詠。觀游女於水濱。韓詩序曰。

也。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燿神景於中。止被輕縠之織羅。毛詩曰。宛在水中沚。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

清歌。抗舉也。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楚辭曰。君誰須兮雲之際。毛詩曰。君子好

兮為誰脩。宴婉絕兮我心愁。楚辭曰。緜秋蘭為佩。王逸注曰。脩飾也。毛詩曰。燕婉之人。此宮館之妙也。子能

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巖穴。隱者所居。黃石公記。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漢書曰。傅昭儀少為

也。廣雅曰。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史記曰。紆使師涓作新淫之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淮

文軒臨洞庭。莊子曰。黃帝張成池之樂於洞庭也。尸子曰。文軒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琴瑟交揮。左篪右笙。

廣雅曰。揮動也。毛鍾鼓俱振。簫管齊鳴。廣雅曰。振動也。毛然後妓人乃被文縠之華桂。振輕綺之飄飄。毛

曰。伎人僚兮。劉熙釋名。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搖。來排臣月。西京

詩傳曰。熠燿鮮明也。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后入廟。先為揮流芳燿。飛文。韓康伯周易。歷盤鼓煥續紛。張

花勝上為鳳凰。以翡翠為毛羽。王逸楚辭注曰。翹羽名也。揮流芳燿。飛文。注曰。揮散也。歷盤鼓煥續紛。張

舞賦曰。般鼓。長裾隨風。悲歌入雲。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躡捷若飛。蹈虛遠跡。廣雅曰。躡。趨行

無定也。廣雅。凌躍超驤。蜿蟬揮霍。楚辭曰。跳丸劍之揮霍也。翔爾鴻素。激然鳧沒。爾雅曰。翥。舉也。灑。縱輕體

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西京賦曰。紛縱體而迅赴。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

言疾也。韓子曰。紛縱體而迅赴。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公發聲動梁上塵。依違猶徘徊。

獨也。楚辭曰：余思舊鄉，心依違。才捷若神，形難為象。舞賦曰：彷彿神動。於是為歡未潔，白日西頽。東都賦曰：士怒未漢，方

西頽。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鈿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鈿華，已見洛神賦。言曰：潔歎也。楚辭曰：日

好也。南楚之外，謂紅顏宜笑，睇眇流光。楚辭曰：既含睇兮，又宜時與吾子攜手同行。毛詩曰：惠而好

除，即閑房。司馬彪上林賦：華燭爛，幄幙張。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行。動朱唇，發清商。舞賦曰：動朱唇

的其若丹，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也。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九秋之夕，言其長也。古樂府有歷九

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張衡應問曰：貫高以端辭顯義，論

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西京賦曰：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分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

秦。史記：燕太子丹謂田光曰：丹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曰：諾。退見荆軻曰：吾果毅輕斷，虎步

谷風。左氏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威懼萬乘。華夏稱雄，里出兵車萬乘。故稱

萬乘之主，尚書曰：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

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田文，孟嘗也。皆飛仁

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又曰：應物無方。晉灼：漢凌轢諸侯，駢馳當世。呂

春秋曰：凌轢諸侯，說文曰：轢，車所踐也。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說文曰：揮，擲也。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

文曰：轢，車所踐也。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說文曰：揮，擲也。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

風塵文與此同未詳其本也。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爾雅曰：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謂魏太祖孔安國。尚書傳曰：翼輔也。同量乾坤等曜日月。乾坤天地也。張超尼父頌曰：合量乾坤參曜日月也。玄化參

神與靈合契。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點首用寧。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乎

無外。國語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章昭曰：九黎黎民九人。尚書帝曰：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孔安國曰：三苗之民數干王誅。崔駰七依曰：仁臻於行。葦蕙及乎黎苗。四子講德論曰：威靈外覆。公羊傳曰：王

者也。無外也。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東都賦曰：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

如草我澤如春。班固漢書文紀述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洗耳許由

也。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毛詩曰：隨山喬岳也。巢居巢父也。是以俊父來仕。觀

國之光。尚書曰：俊父在官。國語曰：秦后來仕。章昭曰：舉不遺才。進各異方。左氏傳曰：楚子囊曰：晉君舉不

也。失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左氏傳曰：隨武子曰：典禮不易。尚書曰：帝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

章。流俗已見上。華說已見文賦。舊章已見東都主人。王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禮記曰：散以禮樂。風以詩書

皆寧。春秋說題辭曰：盡神應休臻。屢獲嘉祥。尚書曰：休徵。東京賦曰：故甘靈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禮

精竭思。國富民康也。神應休臻。屢獲嘉祥。尚書曰：休徵。東京賦曰：故甘靈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禮

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時則甘露降。鵠冠子：聖人其德上及泰清。下及泰寧。景星光潤。史記

出於有道。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龜龍被文而見。神女賦曰：婉若游

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漢書曰朔南暨聲教廣雅曰厲高也采英奇於仄陋宜皇明於巖穴漢書曰朔南暨聲教廣雅曰厲高也

輦華臺賦曰舉英奇於側陋尚書曰明明揚側陋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淮南子曰寧

而桓公慨然而悟秋猶時也史記朱亥謂魏公子曰此是效命之秋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礪

溪之水呂尙釣崖下趨拜尙立變名曰望毛詩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鄭玄曰以繩爲之綸吾子爲太和

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法言曰或問太和也孔安國尙書傳曰陶唐帝堯氏也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韓哉

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子心杜預左氏傳注曰勸勵也毛詩曰胡逝我梁祇攪我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史記

曰漢興已來受命於穆清秦豈釋諱曰生穆清之世稟淳和之靈毛萇詩傳曰蒞臨也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人但有質朴無治人之材也今子廓爾身輕若飛劉梁七舉曰先生昭然神悟霍爾體輕願反初服從子而歸楚詞曰進不入以離尤退

莊王謂司馬子反曰吾亦從子而歸

卷三十五

七下

七命八首

張景陽

沖漠公子含華憲曜沖漠沖虛恬漠也范曄後漢書孔融嘉遜龍盤翫世高蹈周易曰嘉遜貞吉尙書大

玄曰：蟠，屈也。左氏傳：齊人歌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曰：存人之學，使我高蹈也。

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野。毛詩曰：幽於是，殉華大夫聞而造焉。殉，營也。乃勅雲輅，騁飛黃。東京賦曰：結飛雲之袷，轆淮南幽南山，奧隱處也。

越奔沙，輾流霜。劉劭七華曰：越凌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莊子曰：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越奔沙，輾流霜，重淵越流沙。乃勅雲輅，騁飛黃。東京賦曰：結飛雲之袷，轆淮南幽南山，奧隱處也。

霄垺，軌出蒼垺。許慎淮南子注：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軸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仲子昌古之隱士，或伏重岫之內，窮窮阜之底，遂適沖漠之所居。爾雅曰：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嶢，深冥也。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

漢書曰：取竹之嶢谷，音義曰：嶢谷，崑崙北谷。嶢音解，嶢音牢，嶢音曹。尋竹，棘莖蔭其壑，百籟羣鳴，聳其山。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嶢嶢之山，嶢音解，嶢音牢，嶢音曹。尋竹，棘莖蔭其壑，百籟羣鳴，聳其山。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嶢嶢之山，嶢音解，嶢音牢，嶢音曹。

衆聲既喧，喧山爲之聳也。若頰篇曰：聳耳不聞也。謂衝飈發而迴日，飛礫起而灑天。鹽鐵論曰：衝風飄沙，散於是，登絕巘，遡長風也。薛綜西京賦注曰：遡，向風也。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論語曰：張曰：飛礫，問崇德辨惑。

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迹。應瑒釋實曰：聖人不違時而匿迹，賢者不肯俗而匿迹。今公子遠世陸沈，避名於玉牒，沒則勒洪伐於金冊。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祕說文曰：牒，札也。陳琳

地獨竄，遠避也。論語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也。孝經曰：夫人有生，之最靈者，而敬愁洽百年，苦溢千歲。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何異促鱗之游汀溲，短羽之棲翳蒼。張升與任彥堅書曰：今

同。愁洽百年，苦溢千歲。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何異促鱗之游汀溲，短羽之棲翳蒼。張升與任彥堅書曰：今

同。愁洽百年，苦溢千歲。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何異促鱗之游汀溲，短羽之棲翳蒼。張升與任彥堅書曰：今

同。愁洽百年，苦溢千歲。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何異促鱗之游汀溲，短羽之棲翳蒼。張升與任彥堅書曰：今

同。愁洽百年，苦溢千歲。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何異促鱗之游汀溲，短羽之棲翳蒼。張升與任彥堅書曰：今

同。愁洽百年，苦溢千歲。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何異促鱗之游汀溲，短羽之棲翳蒼。張升與任彥堅書曰：今

汀澤當何聊賴汀吐冷切說文曰澤絕小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周易曰天地之

水也故冷切孫子兵法曰從性而游不窮地而游中天而居祛靡而上者中天乃止傾四海之歡彈九州

逆萬物所好七啓曰說游觀之至娛不窮地而游中天而居祛靡而上者中天乃止傾四海之歡彈九州

之腴說文曰歡喜樂也又曰腴腹之上腴焉西鑽屈穀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言屈穀之瓠難解今欲以辭而

鑽解之也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往見之謂仲曰穀有巨瓠堅如石厚而無竅願效之先生

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斷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瓠爲也屈穀曰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

生雖不持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慙而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

不對山海經曰二頁殺獫狁帝乃捨之疏屬之山槎其右足及縛兩手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

萃集也雖在不敏敬聽嘉話曰善言也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楚辭曰北有寒山卓龍結

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禮記曰季夏之月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尙然北方極陰故曰太冥

玉山也香靈光殿賦曰則峻嶒而龍鱗左當風谷右臨雲谿上無凌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淮南子曰鳥

嶧嶧漸平貌也嶧步迷切嶧徒奚切左當風谷右臨雲谿上無凌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淮南子曰鳥

嶧實而走高誘曰實地也搖別峻挺茗逸茗嶢搖則危貌也茗貌也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颯毛萋詩

廣雅曰蹊履也陌與蹊同搖別峻挺茗逸茗嶢搖則危貌也茗貌也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颯毛萋詩

乾也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愬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毛萋詩傳曰霏雪貌也木既繁

與邇同已見上文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毛萋詩傳曰霏雪貌也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木既繁

伯牙之號鍾兮挾秦箏而彈微尸子曰繞梁之鳴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風俗通曰聲所以五者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也
 繫八風也淮南子曰律之初生也鳳鳴曰歸昌啓中黃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中黃土色禮斗威儀曰少宮主音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集鳴曰歸昌
 少商者以君臣任重為設副也劉向雅琴賦曰彈少宮之際天授中徵若乃龍火西頽隳氣初收漢書曰以及泉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商生羽
 龍房心火為火故曰龍火也左氏傳曰仲飛霜迎節高風送秋桓麟七說曰飛霜厲其末森風激其尼曰火猶西流禮記曰仲秋陽氣日衰
 懷土之徒流宕百羅之疇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論語曰小人懷土謝忱後漢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舞賦曰若絙瑟促柱高唐賦曰寒心酸鼻廣雅曰揮動也鄭玄論語注曰危高也
 赴嚴節張衡舞賦曰含清哇而吟咏蒼頡曰哇謳也嚴節奏綠水吐白雪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絳高誘急節也漢書曰隕銅丸以擣鼓聲中嚴鼓之節
 幽蘭白激楚迴流風結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也
 望舒之夕缺田傑子曰堯為天子莫英生於庭為帝成歷鄭玄詩箋曰悼傷也
 嗚咽左氏傳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釐婦杜預曰寡婦為釐毛詩曰婦
 噓天而仰秣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吹笙則鳳鳴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孫卿子曰昔者瓠巴曰噓吹噓音虛
 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舞賦曰天之妙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權楚辭曰彷彿兮蘭宮魯靈光殿賦曰乃雲屏爛汗瓊壁青葱禮記曰疏屏天曰屏謂之樹刻之為雲氣王應門八襲琬臺九重
 襄甘泉賦云耀照形之玉壁毛詩曰乃立應門郭璞爾雅注曰麗猶重也汲古文曰

表以百常之闕園以萬雉之墉表標也百常高也西京賦曰徑百常而壅園四爾乃曉樹迎風秀出中天

方言曰曉高也郭璞爾雅注曰樹臺上起屋也曹子建七啓曰迎清風而翠觀岑青彫閣霞連長翼臨雲

立觀國語曰秀出於衆秀出貌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飛陞凌山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魯靈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為

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穎素炳煥粉拱嵯峨毛萇詩傳曰穎赤也說文曰陰虬負檐陽馬承阿虬龍

辭曰仰觀刻桷畫龍虯馬融梁將軍西第賦曰錯以瑤英鏤以金華黃雅曰錯厠也范子計然曰玉英出

謂金有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魯靈光殿賦曰懸棟結阿天聽綺疏圓淵方重殿疊起交綺對幌西京賦曰

疏察文字集略曰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晏子春秋景公問於晏子曰天下

螟巢於蚊虻飛乳去來而蚊不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列子曰聲色攜公子而雙游時娛觀於林麓曹

家列女傳注曰竹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歡仰折神

蕭俯采朝蘭本草經曰白芷遡蕙風於衡薄眷椒塗於瑤壇邊讓章華臺賦曰蕙風春施洛神賦曰踐椒

注曰壇猶堂也爾乃浮三翼戲中泚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潛鯁駭驚

翰起蘇林漢書注曰鯁音魚今呼魚謂之鯁猶呼沈絲結飛矰理毛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縉毛萇曰

結矰於矢謂之矰也鄭玄詩箋曰輪鳥中豪俊者也歸關鴻屬赤霄淮南子曰夫鴻鵠背

北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杜預左氏傳曰縱放也吹孤竹拊雲和周禮曰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

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淵客習水者也。吳都賦。淵客慷慨而泣珠。漢書曰。淮南鼓員四人。歌曰。

乘鳧舟兮為水嬉。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鳧舟。郭璞曰。舟為鳧形。制今吳之。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樂以忘戚。游以卒時。論語曰。子路曰。樂以忘憂。家語曰。孔窮夜為日。畢歲為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

豈能從我而處之乎。毛詩曰。或燕燕。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周禮曰。四方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劉植與

凝猶結也。禮記曰。仲冬之月。塗城闕。築圉。助天地之閉藏也。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禮記曰。季冬之月。天

尚書五行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出軍。行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司馬彪續漢書曰。輕

師。西方為金。故曰金郊也。國語曰。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司馬彪續漢書曰。輕

車。古之戰車也。不巾不蓋。韓子曰。管仲之始治也。桓公武車。元戎已見。上文輕武。卒名也。戎剛。建雲髦。啓

車名也。東京賦。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獻。漢書曰。衛青令武剛車。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建雲髦。啓

雄芒。雲髦。雲旃。竿上旄旄也。上林賦曰。連雲旃。髦與旄。古字通。子虛賦。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驢驪。紅

飛燕。未詳。或曰。駿馬。圖有含陽侯驪。疑含。即紅聲之誤也。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羽隊。士負羽而

左氏傳曰。唐成公有兩驢。驪馬。馬駟曰驪。驪。雁也。馬似之。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為隊也。羽獵賦

曰。蒙盾負羽。而羅者以萬計。翼。左右甄也。爾乃布飛羅。虛端切。張脩。畏。爾雅曰。畏。罽謂之羅。或作畏。音

越絕書曰。子胥兵分為兩翼。夜火相望。爾乃布飛羅。虛端切。張脩。畏。爾雅曰。畏。罽謂之羅。或作畏。音

廣雅曰。畏。罽也。劉逵吳都賦注曰。畏。樂。陵黃岑。挂青巒。爾雅曰。巒。墮也。郭璞曰。畫長。豁以為限。帶流。谿

以為關。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迹。廣雅曰。疏。通也。七啓曰。叩鉦數校。舉麾旌獲。鄭玄曰。鼓鉦。鳴。鐃。車皆行

說文曰：毅，張弓弩機，弩牙也。以金爲之。漢書曰：冒，前剛豪，落勁翻。車騎競驚，駢武齊轍。駢並也。毛萇詩傳曰：武迹也。杜預左氏：翁忽揮霍，雲迴風烈。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舉戈林竦，揮鋒電滅。林廣雅曰：竦，立也。

仰傾雲巢，俯殫地穴。周禮有穴氏，鄭玄曰：乃有圓文之狎，班題之狘。毛萇詩傳曰：狘，一歲曰狘，又鄭玄曰：豕也。鼓鬣風生，怒目電睒。睒，光也。口齧霜刃，足撥飛鋒。說文曰：齧，齧骨也。胡荻切。甄林，厥石扣跋幽叢。勳

鼻搖動也。五忽切。郭璞爾雅注曰：蹶，勁搖之貌也。居月切。孔安：於是飛黃奮銳，賁石逞技。史記曰：賁廉以

國論語注曰：扣擊也。毛萇詩傳曰：跋，蹶也。扣跋，或謂却伏也。於是飛黃奮銳，賁石逞技。史記曰：賁廉以

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優，而右搏雕虎。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吳越春秋

曰：夫差使王孫聖占夢，聖曰：占之不吉。王怒，使力士石蕃以鐵椎殺聖。張華博物志曰：石蕃，衛臣也。背

頁千二，蹙封豨，債馮豕。淮南子曰：伍胥曰：吳爲封豨脩蛇，小雅曰：封，大也。方言曰：南楚人謂豬

獬廌，爾雅曰：獬廌，白虎，鬣黑，虎張，揖漢。勾爪摧鋸，牙掉。淮南子曰：勾爪鋸牙，於是擊矣。瀾漫狼藉，傾榛倒壑。

說文曰：草，殞，背挂山，僵踣掩澤。鄭玄周禮注曰：四足死，張揖上林賦注曰：偃，仆也。郭

編狼藉也。殞，背挂山，僵踣掩澤。鄭玄周禮注曰：四足死，張揖上林賦注曰：偃，仆也。郭

也。廣雅曰：草叢生曰藪。於是撤園頓罔，卷旆收鳶。鄭玄禮儀注曰：撤，除也。頓，猶捨也。虞人數獸，林衡計鮮。禮

有虞人，又有林衡，孔安國論最犒勤息馬，韜弦。張晏漢書注：最，功第一也。西京賦曰：犒動賞

駕方軒，說文曰：鑣，馬銜也。西京賦：千鐘電醮，萬燧星繁。孔叢子曰：燧，飲千鐘。西京賦曰：升觴

谿谷厭芳煙，歡極樂殫，迴節而旋。鄭玄周禮注曰：節，信也。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乎。曰：禪文

之壯 觀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使人願作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邪谿之劍赤山之精者名曰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澗精而出銅許慎淮南子銷踰羊頭鑊越鍛成淮南子曰苗山之劍羊頭之劍雖水注曰劍銅鐵璞也徒鼎切精謂其中尤善者銷踰羊頭鑊或謂為鑊廣雅曰鑊劍也謝承後漢書曰孝章皇帝賜諸尚書劍手自署姓名尚書陳寵濟南鍛成蒼頡書曰鍛劍也乃鍊乃鑊萬辟千灌之典論曰煉冶金也賈逵國語注曰鑊銷也說文曰銷鑊金也辟謂疊之灌謂鑊越絕書薛燭曰當造此劍之時兩師麗掃雷公擊彘蛟龍捧爐天神器化成陽文陰縵吳越春秋曰干將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曰吾師之作治也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之中莫耶曰先師親操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乃斷髮揃爪投之爐中使童女三百鼓鑊裝炭金鐵乃滿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流綺星連浮綵豔發薛燭觀其劍爛如列星之行與浸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闔閭甚重之

論曰太子不劍銘曰流采色似采虹劍齒緣切光如散電質如耀雪莊子曰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魏文帝霜鏢水凝冰刃露潔之潔也越絕書曰王取素質堅而似霜造七首理似堅冰聲類曰鏢刀刃也字書曰凝冰巨闕非寶劍也王取巨闕曰非寶劍也夫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指鄭則三軍白首塵晉則千里流血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三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也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韓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蕪折兕豹赴深淵斬蛟龍國策曰蘇秦曰韓卒之過者車奔馬騰吾引劍而指斷浮翮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浮翮鴻鴈也韓卒之劍當敵則之駟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

斬堅 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說文曰舒申也晉灼漢書注曰模法也形震薛蜀光駭風胡越絕書為燭

蜀蓋一價兼三鄉聲貴二都越絕書勾踐示薛燭純鈞曰客有買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鄉二

千匹千戶之鄉二何足言哉然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越絕書曰闔廬無道湛盧之劍去之入水行

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是以前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說文曰揮奮也漢書元

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過秦曰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逃而不取進史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毛詩曰

王之爪牙崔瑗大將軍夫人寇氏誅曰英雄景附楊雄河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

賦曰遼希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光魯殿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天驥天馬也驥或為機傅玄乘輿馬賦曰九方不稟氣靈淵受精皎月孔安

書傳曰稟受也遜甲開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眸闌黑照玄采紺發趙岐孟子注曰眸目

目也音閑說文曰沫如揮紅汗如振血漢書天馬歌曰霽赤汗染流緒應劭曰大宛馬汗血濡也流沫

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觀其若滅呂氏春秋曰古者善相馬者管青相骨吻秦牙相前皆天下良

法千里馬有三十六尺四寸列子伯樂曰天爾乃巾雲軒踐朝霧鄭玄周禮注曰見巾猶赴春衢整秋御秋

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衣也雲軒七舉曰天馬之號出自西域

注曰秋駕法駕也莊子蚪踊螭騰麟超龍翥甘泉賦曰駟蒼螭兮六素蚪劉梁七舉曰天子馬之號出自西域

駿南都賦曰馬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李尤七嘆曰神奔電驅星流志凌九州勢越四

海景不及形塵不暇起劉廣世七與曰駿駟之馬浮箭未移再踐千里浮箭謂爾乃踰天垠越地隔過汗

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迹淮南子若士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若士舉臂竦身而遂入雲中又

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陽鳥為之頓羽夸父為之投策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

德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斯蓋天下之雋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大梁黍未詳瓊山禾即崑崙之山木禾長五尋大五圍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尙書帝

稷播時百穀賈誼曰神農嘗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周禮曰庖人掌共六禽鄭司農注曰鴈鶉鷄雉鳩

百草之實教人食穀者也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周禮曰庖人掌共六禽鄭司農注曰鴈鶉鷄雉鳩

食黍與芻窮海之錯極陸之毛尙書曰海物惟錯禮記曰加豆陸產伊公饗鼎庖子揮刀伊公伊尹也

曰爨灼也庖味重九沸和兼勺藥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和九沸九變為火

味之和五晨鳧露鵠霜鷓黃雀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霜露降鷓黃南都賦曰圓案星亂方丈華錯鐵

論曰垂拱持案食者不知畦耒躬耕者之勤也墨子曰美食方丈目封熊之躡翰音之跣左氏傳曰晉靈

不能備視口未能備味也列女傳曰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也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肉之美者鸞鷩

不熟禮記曰雞曰翰音呂氏春秋伊尹曰肉之美者鸞鷩之髻髮象白之髀孫炎爾雅注曰鷩胡圭切說文曰

若齊王禮之食雞也食其跖數千而後足也鸞鷩狎狎髮殘象白之髀孫炎爾雅注曰鷩胡圭切說文曰

在南方取其遠方物之美也鬣象之肉美貴異味也殘蓋煮肉之異名也崔駰博徒論曰鸞雁羊殘炙

鴈羹靈淵之龜萊黃之鮐七啓曰漢書東萊郡有黃鰻說文曰鮐魚也待來切丹穴之鸚玄豹之胎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鸞五采名曰鳳說文曰鸞鳥也待來切陶燁以秋橙醅以春梅

左氏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醑醑醑以醑醑和以烹魚肉燂之以薪杜預曰燂炊之也博物志曰橙似橘而非

爾惟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商王帝辛皆謂紂也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

者也范公之鱗出自九溪陶朱公養魚經曰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為生之

鰓者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中養鰓尾丹鰓紫翼青鬚毛詩曰魴魚鰓尾丹鰓已見上文爾乃命支離飛霜

鏗者鏗不相食易長又貴也鏗尾丹鰓紫翼青鬚毛詩曰魴魚鰓尾丹鰓已見上文爾乃命支離飛霜

鏗者鏗不相食易長又貴也鏗尾丹鰓紫翼青鬚毛詩曰魴魚鰓尾丹鰓已見上文爾乃命支離飛霜

鏗者鏗不相食易長又貴也鏗尾丹鰓紫翼青鬚毛詩曰魴魚鰓尾丹鰓已見上文爾乃命支離飛霜

鏗者鏗不相食易長又貴也鏗尾丹鰓紫翼青鬚毛詩曰魴魚鰓尾丹鰓已見上文爾乃命支離飛霜

鏗者鏗不相食易長又貴也鏗尾丹鰓紫翼青鬚毛詩曰魴魚鰓尾丹鰓已見上文爾乃命支離飛霜

鏗者鏗不相食易長又貴也鏗尾丹鰓紫翼青鬚毛詩曰魴魚鰓尾丹鰓已見上文爾乃命支離飛霜

鏗者鏗不相食易長又貴也鏗尾丹鰓紫翼青鬚毛詩曰魴魚鰓尾丹鰓已見上文爾乃命支離飛霜

鏗者鏗不相食易長又貴也鏗尾丹鰓紫翼青鬚毛詩曰魴魚鰓尾丹鰓已見上文爾乃命支離飛霜

所歆羨觀聽之所煒燁也毛詩曰帝謂文王無然歆羨說文曰歆神食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

口爽之饌。甘腊毒之味。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廣雅曰爽傷也。國語單襄公曰魯成公曰高服腐腸之藥。

御亡國之器。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以務相遺命曰爛。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晉為金德故曰金。國語曰太上也。

配天光宅。周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毛詩序曰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姬公文王也。

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之。孟子曰昔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王處岐已見思玄賦。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尙書仲虺曰惟王克寬克仁彰信。

尙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尙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春秋緯曰皇

道煥炳帝載緝熙。景福殿賦曰樂我皇道尙書舜曰有能奮導氣以樂宣德以詩化陰多滯伏陽道壅塞。

人鳥鬱闕筋骨擊縮作舞。宣導之國語曰王將鑄無射問律於洽。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左

傳曰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何故也。鄭子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我高祖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紀為鳥師而鳥名也。王猷四塞函夏謚

寧。毛詩曰王猶允塞猶與猷同。丹冥投烽青微釋警。丹南方朱冥也。楚辭曰歷祝融於朱冥。王逸曰朱冥

南至交趾。丹粟范曄後漢書遼東徵外貊人寇右北平。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吳之鼎。老子曰天下

張揖漢書注曰徵塞也。漢水木柵水為夷狄之界也。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吳之鼎。有道却走馬

使飛廉採金於山以鑄鼎於內而已。故却走馬以糞田。東京賦曰却走馬以糞車。墨子曰昔夏開羣萌反

素時文載郁。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節儉尙素樸。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淮南子曰黃帝之化天下田者讓畔。

樵夫恥危冠之飾。與臺笑短後之服。長楊賦曰士有不談王道者。即樵夫笑之。韓非子曰天下漁者不爭。其危冠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卑臣僕僕臣壘莊子曰魏太子謂莊周

曰吾王所見唯劍士短後之服王乃說之也

六合時邕巍巍蕩蕩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尙書曰黎民於變時雍論語子曰

玄鬻巷歌黃髮擊壤諺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古字通也大聊帝之列子毛詩曰黃髮台背爾雅曰黃髮壽也

論衡曰堯時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之人擊壤於塗也

解義皇之繩錯陶唐之象刑緒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幘幘音蒙也

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尙書曰五百里荒服又曰二百里流

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風俗通曰秦周常以八月輶軒使探異代方言藏之祕府春莫不駿奔稽顙委

質重譯稽顙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重譯見上文

于時昆蚊感惠無思不擾毛詩序曰文

昆蟲焉說文云蚊行也凡生之類行皆蚊也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鳥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

毛詩曰無思不服應劭漢書注曰擾馴也

獸之總名明爲人所禽制也典引曰三足軒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禮瑞命記曰黃帝服黃服戴黃冠

義於茂林蔡邕曰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

竹實懷帝梧桐終不去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左氏傳蔡墨曰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

漢書曰楚人謂多爲夥萬物烟熅天地交泰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義懷靡內化感無外近乎無內遠乎無外林無被褐山無

章帶老子曰聖人被褐懷玉漢書賈山上疏曰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尙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

下孔安國曰蕃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也史記曰呂尙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將敗卜之曰指紳濟濟軒

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論語子曰臧文仲居蔡鄭玄曰蔡謂國君之守龜也指紳濟濟軒

冕藹藹封禪書曰因雜摺紳先生足略術毛萇詩傳曰藹藹盛也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淮南子

夫無爲與造化逍遙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嚴言未終公子驟然而興莊子曰黃帝問廣成子廣成

君平老子指歸曰功與造化爭流德與天地齊光

起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鄙夫已見西征賦司馬遷書曰請略陳固陋論語子曰不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無怨者也人有爭財相鬪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閒而鬪者止聖人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呂氏齊閔王病瘳往宋迎文學文學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病得怒當愈愈則殺學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於王必不殺子矣學往不解屢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將生烹文學太子與后請不得遂烹文學司馬彪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葦家之屋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周易曰豐其屋蔀其子注曰痊除也

詔

詔一首

漢武帝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善曰言馬不良或奔或蹏御之以道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晉灼曰被世譏論也善曰越絕書曰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應劭覆也馬有餘氣力乃能敗駕泛方奉切如淳曰弛廢也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如見斥逐也跡音拓或曰音尺

才異等者越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善曰：桓子新論：雅門周善曰：察觀也。察審知然後薦之也。

賢良詔一首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善曰：尙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墨子曰：畫衣冠而民不犯。日月所燭罔不

率俾。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出入日月罔不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善曰：紀年曰：成康之際天率俾孔安國尙書傳曰：無不循化而使也。

毛詩序曰：文王受命樂其有靈德以教通四海海外肅慎。晉灼曰：東夷傳肅慎今挹婁地是也。在夫餘之及鳥獸焉。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

舜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瑄。云：教通四海。肅慎在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通于四海海外肅慎挹婁於甲切。

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晉灼曰：北發似國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關之西。善曰：北發國名也。大戴禮北發渠搜氏羌來服鄭玄詩箋曰：星辰不孝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善曰：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

不絕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善曰：禮記曰：聖王所以順故鳳凰麟皆在郊藪周易曰：河洛出圖書聖人則之。嗚呼何施而臻此乎。今朕獲奉

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善曰：尙書曰：予唯小子若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也。淳曰：猶詩曰：猗歟那歟也。猗美而且大。

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親聞也。善曰：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冊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禮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也。

親覽焉。

冊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禮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也。

冊魏公九錫文一首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爲魏公加九錫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

錫鉄鉞九錫也錫謂之九錫也

潘元茂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獻帝時爲尙書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尙書左丞病卒魏錫勗所作

制詔也獨斷曰制詔者王之言必爲法制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魏志曰建安元年天子假太

領冀州也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朕謂獻帝也左氏傳楚子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又楚

牧也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佗境尙書曰湯矣西土之人范曄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元年遷都長安與平二年

安邑縣聞喜縣然自開喜入洛必塗經河內當此之時若綴旒然也贊猶纒也若贊旒然何休曰旒旒旒

河內本衛國河東本唐堯所封故曰唐衛也當此之時若綴旒然也贊猶纒也若贊旒然何休曰旒旒旒

耳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左氏傳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杜預

無獲焉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尺地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論語子

武之道未墜於地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尙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

曰假寐永歎楚辭曰心震悼而不敢又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尙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

玄曰先正先臣爲公卿大夫也乃誘天衷誕育丞相左氏傳齊武與衛人盟曰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

生保父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尙書周公曰天壽平格保父有殷又曰用敬保元今將授君典禮

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失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魏志曰

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將軍袁紹等同時俱赴卓兵彊莫敢先進太祖遂引兵西左氏傳王後及黃巾反

子朝告于諸侯曰釋位以閒王政又曰會于洪謀王室也服虔曰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

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剪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青州黃巾衆有百餘

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破之黃巾至濟北乞降左氏傳太史克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克黜其

難魏志曰韓暹楊奉以天子還洛陽本別屯梁太祖遂遂建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

神於是獲又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元年洛陽殘破太祖都許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周禮曰設

祀夏配天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懼憚君靈用不顯謀斬陽之役橋蕤授首魏志曰袁術字公路欲稱帝於

自來奔軍走留其將橋蕤公擊破蕤等斬之左氏傳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術爲大

州從袁譚發病道死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愴乎鄰迴戈東指呂布就戮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

國鄭玄論語注曰厲嚴整也左氏傳曰民逃其上曰潰迴戈東指呂布就戮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

征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途決泗沂水以灌乘軒將反張揚沮斃眭固伏罪張繡櫛服此又君之功也魏

曰張揚字稚叔雲中董卓爲建義將軍建安四年公還昌邑張揚將楊醜殺揚應太祖揚將眭固

殺醜將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之殺固又曰張繡武威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濟死繡領其

衆屯宛太祖南征軍育水繡等舉降左氏傳曰楚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魏志曰袁紹

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毛萇詩傳曰沮壞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

許紹擇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也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寒心已見上文周易君

執大節精貫白日論語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戰國策唐奮其武怒連諸神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魏

建安五年公軍官渡袁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送之公擊瓊斬之紹衆大潰紹奔軍走俾我國家拯於危

毛詩曰致天之罰說文曰出濟師洪河拓定四州并也袁譚高幹咸梟其首魏志曰紹出長子譚領青

此又君之功也說文曰出濟師洪河拓定四州并也袁譚高幹咸梟其首魏志曰紹出長子譚領青

謂破之斬譚又曰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征幹幹遂走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
荆州上洛都尉王琇捕斬之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木上曰梟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
海賊管承至淳于道樂進擊破之承走入海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尙因之逼據塞北承天下亂破幽州
略有漢民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遂西單于蹋頓尤強故尙兄弟歸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
也魏志曰君北征三郡烏丸袁尙袁熙與蹋頓遂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巨祗等數萬騎逆軍公縱兵
車束馬踰太行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
至卑耳之山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
公南征劉表表卒其子琮降左氏傳楚伯州犇謂鄭行人揮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管仲曰爾
貫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廣雅曰首向也戰國策張儀曰交臂而事齊楚檄蜀文曰匈奴屈膝請和馬超
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
關中諸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反超等屯潼關公西征與超等夾關戰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
兵擊破之斬成宜周書太公曰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思賢賦曰飄飄神舉求逞所欲小雅曰殄盡也毛詩
曰在泮獻馘鄭玄曰馘所格者左耳也羽獵賦曰杖鑊而羅者戎狄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
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杖鑊而羅者戎狄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
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
並以單于為單于疑字誤也單音必計切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北羈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曰單于謂耿
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漢書曰叩笏請吏比西南夷也又曰北羈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曰單于謂耿
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左氏傳史趙曰舜重班斂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穆穆弗迷文
武勤教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吏無苛政民不回慝禮記曰孔子過山側有婦哭於墓者而使子賈
又曰文王問道兼于庶獄庶慎也吏無苛政民不回慝禮記曰孔子過山側有婦哭於墓者而使子賈
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左氏傳季文子曰少皞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成秩敦敘九
氏有不才子曰靖謬庸回邪服蒐懸杜預曰回慝惡也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成秩敦敘九

族鄭玄詩箋曰崇厚也論語曰繼絕世周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覆如也尚書曰時則有

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法言曰養無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左氏傳曰

武王遷建明德以蕃屏周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又子魚曰武王分康叔殷人七族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

也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禮記曰以爲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識也尚書曰武王既

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又曰西土之人亦不靖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

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左氏傳管仲對風完之辭世胙太師以表東海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爰及

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桓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左氏

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人敗績王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戎輅桓鬯一卣虎賁三百人又曰故周

晉文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欒茅之田於是始啓南陽又范宣子曰晉主夏盟杜預曰爲諸夏盟主也故周

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二國齊晉也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

導揚弘烈尚書曰王子曰公明保予冲子稱丕顯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尚書曰綏爰有衆曰亡戲念韓詩曰

州也尚書注曰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惡女六焉漢書哀帝詔曰惟念

之上漢書宣帝詔曰朕以眇身奉承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尚書曰肆予冲人永思厥

求朕攸濟往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盧授君印綬册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魏志曰天子使御史大夫都

彪續漢書曰。虛字鴻豫。山陽人。應劭漢官儀曰。金鑰虎符五。竹使符。錫君玄土。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十。范碑後漢書杜詩上書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符。錫君玄土。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家社。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茅。為詩傳曰。冢。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尚書曰。乃召畢公毛公。孔安國周邵師保。出為二伯。尚書曰。召公為師。鄭玄毛詩箋曰。召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伯。姬姓也。作上公。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應劭風俗通曰。諸侯有傳信。乃得舍於傳。故既下新傳命。上故傳及九錫。其敬聽後命。左氏傳宰孔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家語孔子曰。唐叔封於晉。以經緯其民。王肅曰。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杜預左氏傳注曰。大君勸分務本。畜民昏作。左傳。臧文仲曰。貶食省用。務蓄勸分。杜預曰。勸分。有無相濟也。漢書詔曰。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尚書曰。惰農自安。弗昏作勞。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衰冕之服。赤舄副焉。章昭漢書注曰。滯。積久也。易曰。富有之謂大業。章昭漢書注曰。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杜預左氏傳曰。尚上也。孝經曰。陳之以少長。有禮上下。咸和。左氏傳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是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少長有禮。上下咸和。左氏傳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周禮曰。小胥掌正樂懸之位。諸侯軒懸。鄭司農曰。軒懸。去一面也。左氏翼風化。爰發四方。尚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遠人。回面。華夏充實。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曰。匈奴和親。是用錫君。朱戶以居。服虔漢書注曰。朱戶。天子之禮也。朱戶。赤戶。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鄭百姓充實也。是用錫君。朱戶以居。服虔漢書注曰。朱戶。天子之禮也。朱戶。赤戶。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鄭周易注曰。研。喻思慮。哲。尚書。答蘇曰。在知人。官才任賢。羣善必舉。尚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論。是用錫君。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官才任賢。羣善必舉。尚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論。是用錫君。

納陛以登漢書音義如淳注曰刺殿基以為陛以有兩旁上下安也孟康曰謂鑿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

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織毫之惡靡不抑退謝承後漢書曰李成奏曰春秋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

人虎賁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國語敬姜曰太史司載糾虔天刑章昭曰糾察犯關于紀莫不誅

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千國是用錫君鈇鉞各一若韻篇曰鈇樞也君龍驤虎視旁眺

八維視耽耽楚辭曰蛟龍驤首周易曰虎揜討逆節折衝四海毛萇詩傳曰揜大也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

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杜預左氏傳注曰彤赤也旅黑君以溫

恭為基孝友為德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明允篤誠感乎朕思左氏傳曰高陽氏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

瓚副焉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鬯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

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尚書王曰簡恤爾命用成爾顯德又曰

卷三十六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暉之齊世祖為文惠太

禪位梁王於荊州立蕭穎胄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
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

任彥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曰：言梁武也。故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臣

日貴，史記劇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施侔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也。言恩施既隆，侔於造物，則謝德

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勳親昵，近尊賢。不。劉廣：要不得不彊為之名，使荃宰有寄。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

上疏曰：物不答施於天地，謂道也。魏志曰：劉廣：要不得不彊為之名，使荃宰有寄。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

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彊為之名，使荃宰有寄。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

以喻君也。郭杵子曰：聖人遺遙，一世閒。幸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香草。公實

天生德，齊聖廣淵。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實天生德，聰明。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陸

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與桀紂不異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

公且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

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

慰志賦曰：惟潛龍之。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羣藝，范曄後漢書曰：馬續

勿用戢鱗翼而匿景。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羣藝，范曄後漢書曰：馬續

書不勝異意，一卷之市，必立。劍氣凌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魏志：段灼理郢艾曰：艾勇氣凌雲，士衆乘勢

人能。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七略：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一人之下，伸萬夫之上，唯聖

文選 七令

九十九

府則延譽自高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酒王隱晉書隆昌季年勤王始著蕭子顯齊書

位改元曰隆昌章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建武惟新締構斯在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

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建武惟新締構斯在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

之功誠管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

大樹之號斯存漢書曰馮異每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擁旄司部代

馬不敢南牧何之元梁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過秦論曰胡人不

敢南下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何之元梁典曰慶主拓跋宏既退高祖據樊城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

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惟彼狡僮窮凶極虐何之元梁典曰東晉卽位嫌近羣小誅高祖兄

考鄭玄曰衣冠泯絕禮樂崩喪袁子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何之

與曰高祖密與呂僧珍謀為內伐毛詩曰陳師鞠旅毛萇曰鞠白羽一麾黃鳥底定呂氏春秋曰武王至

皆也尚書曰王明哲衆士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泲謀王室也白羽一麾黃鳥底定呂氏春秋曰武王至

麟下車亦瓦裂尙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致天之屈拱揖羣后毛詩曰致天之屈于牧

國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四塞五老游河飛星入昴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

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元功茂勳若斯之盛馮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
顧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昂注曰入昂宿則復爲星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
格乎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先氏傳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
也帝有愆焉輜軒萃止帝寶融也輜軒萃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今遣某位
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之旨百辟固請庶
有不遠而復之義也毛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教諸侯言曰教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軍次留城令修張良廟

傅季友爲建威參軍稍遷至散騎常侍後太祖收亮付廷尉伏誅

綱紀綱紀謂主簿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稱門下也虞預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左氏傳晉
趙曰陳其途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論語子曰管仲桓公
未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世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論語子曰管仲桓公
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周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風雲玄感蔚爲帝師周
吾其被髮左衽矣仲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周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風雲玄感蔚爲帝師周
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夷項定漢大
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又良曰以三寸舌爲王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爲劉帝師也夷項定漢大
拯橫流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會圍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廣
曰軌述也伊尹望呂望也典引曰以冠德卓絕者其崇乎陶唐若乃交神圯上道契商洛答賓戲曰齊
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仁如其仁如其仁

衢漢良受書於邳圯皆俛命而神交匪詞晉之所信圯上已見謝宣遠張子房詩注袁宏三國名臣贊以
 曰體分冥固道契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圖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大
 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易顯默之際宵然難究淵流浩漾莫測其端矣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
 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皆然難言哉吳都賦曰灑塗次舊沛佇駕留城漢書沛
 縣沈濛莫測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灑塗次舊沛佇駕留城漢書沛
 縣又曰張良為留侯爾靈廟荒頓遺像陳味范曄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
 雅曰佇久也謂倅久也靈廟荒頓遺像陳味范曄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
 之遺像廣雅撫事懷人永歎實深又曰寤寐永歎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
 曰味閩也撫事懷人永歎實深又曰寤寐永歎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
 史記魏有隱士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
 之東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京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
 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忘其友我則隨武子死若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
 乎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為原擬之若人亦足以云毛萇詩傳曰云言也人可改構棟宇脩
 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蘊藻之菜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京賦曰抒潔也西
 懷古左氏傳序曰主者施行
 經者不刊之書也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一首故修治其墓

傅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尊也尊本敬始義隆自遠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
 子曰先祖者類之本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嗣
 也黃始德之本也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嗣
 廢矣國語太子晉曰太上素風道業作範後昆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鑿齒襄陽書舊記龐統曰垂
 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之

醫後 本支之祚。實隆鄙宗。毛詩曰：本支百世。楊脩 遺芳餘烈。奮乎百世。抱朴子曰：稽君道云：郭有道，沒則
善所聞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奮夫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管中與書：武陵王令曰：丞 感遠存往。
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
慨然永懷。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 風俗
賦。後人思其德。美追甄墟墓。信陵尙或不泯。鄭玄尙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郎曰：墟墓之閒。未施哀於
愛其樹。而不敢伐。追甄墟墓。信陵尙或不泯。民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冢三十家。魏公子無屈
五。況瓜瓞所興。開元自本者乎。毛詩曰：緜可獨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曰：獨除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邪人。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尙書序曰：昔
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爲。老子曰：聖人功成。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

封致乘雲之拜。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堯觀乎華。封

人曰：嘻。請祝聖人壽。且富且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

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

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或揚旌求士。或

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愛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謝承後漢書序曰陰修敷化二朕資奉天命恭惟

永圖爾雅曰黃敬也尙書曰茲率厥典奉審聽高居載懷祗懼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

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

猷延佇忠實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尙書爾子大夫選名昇學利用賓王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

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詔策晁

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實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

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

三輔劇鹽梅之和屬有望焉尙書曰若作和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號公納諫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禮記曰

籍天子三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良以食爲民天農爲政本漢書酈食其說

飢一民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漢書曰臣聞王

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漢書劉通

曰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范子計然曰

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范子計然曰

之命國之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詳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

耕乘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也將使杏花莖葉耕穫不愆復耕之輒蘭之此謂一耕而五獲呂氏春秋曰冬

至五旬七葛始生葛草之先者清剛冷風述遵無廢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夫必中央師爲冷

風高謂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夫決也而釋耒佩牛相訟莫反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必於苗中央師然肅冷風以搗長也兼貧擅富浸以為俗漢書曰兼井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訟緣也

從令為孝後主固宜是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畝下田夫三百畝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買遠國語為兩可腴恐時無史白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寫鹵可腴恐時無史白

鄰旁終古易鹵兮生稻梁又曰秦因曰白渠也興廢之術矢陳厥謀尚書序曰咎蘇矢厥為秦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以議獄緩死敬法郵刑虞書茂典欽哉惟刑之郵哉自萌俗澆弛法令滋彰莊曰唐虞始為天下渠醇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肺石少不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周禮曰肺石澆薄也澆與渠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

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周禮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尚書旋玑鈴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尚書旋玑書司直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臭食與慮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自朝至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舒問於買季曰趙衰趙盾執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永念晝冠緬追刑厝國語注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戲上世用戲而民不犯買遠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

十餘年徒以百鏃輕科反行季葉尚書呂刑曰鑿鑿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起四支重罰爰不用

創前古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韓子曰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廡深百仞因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

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注曰：歌鷄鳴於闕下，稱仁。

漢牘：班固歌詩曰：三王德薄，惟後用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

男何憤憤，不如一綫繁。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然雞鳴二途如爽，即用兼通。輕重二途，似如差

齊詩：冀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憂也。二途如爽，即用兼通。輕重二途，似如差

兼通。言昌言所安，朕將親覽。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漢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曰：財尚書曰：八政一曰仁，食二曰聚。泉流表其不匱，貿遷通其有亡。漢書曰：貨流

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尚書曰：既龜貝積寢，緡緡專用。漢書曰：武帝初，築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

書注曰：千緡孟康漢世，代滋多銷漏，參倍。言錢之銷磨，缺漏，或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費。周書曰：小

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史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

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晉游飢，字書曰：游仍也。惟瘼郵隱，無捨矜嘆。毛萇詩傳

恤人隱而除其害也。上帝溥臨，賜朕休寶。漢書曰：上帝溥命，叩斜之谷，開而出銅。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

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無

得銅其利無極。上從之。鄭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桓子新論曰：漢宣已來，百姓賦錢，豐歲除二十萬，藏

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桓子新論曰：漢宣已來，百姓賦錢，豐歲除二十萬，藏

錢也。將繼太赤側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言今欲為錢，若赤側則好巧學，鑄深為可患。榆莢則

京師鑄官赤側，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錢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如淳

幣以行之。於是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貨幣，輕重以救民，患輕則為之，重

而行。章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曰：權其輕重也。開

塞所宜。悉心以對。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之節，開塞猶取捨也。尹文子

又問治歷明時，紹遷革之運。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毛詩曰：去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司馬彪續漢書

保乾圖云：三百年升歷改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零一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旋璣

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為牽牛四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

折斷大刑於氣，已迭用望平，和隨時之義，蓋亦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

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周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

至為刑。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尚書曰：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谷。鄒說未詳。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言司歷

也。嵎夷，昧谷。漢乘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祖乃前拔劍斬蛇，後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

已見上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

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尚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兩雅曰：春為青，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

義復還。尚書曰：克明俊德，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禮記曰：夏后氏尚黑，戎事

為正，物生色白。輪白，色馬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尚書旋璣鈴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炬，燧與

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辰空撫九序未歌尙書符錄曰撫子
 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識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極
 安國曰百官皆撫順五行之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序九序惟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帝立明臺
 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序九序惟歌
 宣室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恆軫尙書曰
 之與也安國曰若陷泥墜火左氏傳逢滑曰國故卹貧緩賦省繇慎獄應劭曰繇
 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惟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而多黍多稌不與兩穗之謠毛
 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君游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毛詩曰七
 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月授衣無褐無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
 衣何以卒歲無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
 親驗朕志難蜀文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尙書曰罔不同
 曰必將崇論宏義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尙書曰罔不同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
 九卿法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
 北斗夫習焉公孫弘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利然後浚才受職揆務分司爾雅曰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

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然後浚才受職揆務分司爾雅曰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
 武曰左氏傳鄭子謂昭子曰少皞擊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工正河圖

黃序庶績其凝漢書劉向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尙書禹作納言凡九官皇甫謐帝王世
 紀曰舜始改朔尙書咎繇曰庶績其凝尙書曰凝成也
 建黃授正改朔尙書咎繇曰庶績其凝尙書曰凝成也

建黃授正改朔尙書咎繇曰庶績其凝尙書曰凝成也
 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

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
 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

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

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

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
相十三萬三百八十五人今云兼倍略言之耳歷茲以降游惰實繁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垂綏五寸游
惰之士鄭玄曰惰游罷若閑冗畢棄則橫議無已荀悅申鑒曰正倉錄者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文類
人也尚書曰實繁有徒若閑冗畢棄則橫議無已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
議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魏志郭嘉說太祖何則可脩善詳其對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欲善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其治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袁煥與曹植書曰召
良二千石乎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爲績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一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爲桐鄉
備夫廉平不苟及死子葬至有且撫鳴琴日置醇酒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
之桐鄉人爲邑起冢立祠至有且撫鳴琴日置醇酒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
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漢書曰蕭何爲相國日夜飲酒癯大夫以
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欲醉而後去終莫得聞說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漢書曰蕭何爲相國日夜飲酒癯大夫以
吏嚴而不殘爲故能出人於阡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阡危已見謝眺八公山詩漢書王吉上疏曰陸
成康壽何以是以賈誼有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賈子曰吏能爲善則吏之罪能爲頃深汰珪符妙簡銅
墨禮執桓珪諸侯之禮執珪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諫
曰妙簡邦秩爾雅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傷稼漢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諫
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傷稼漢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諫
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君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界有童兒親也豎子有仁
兒言雉方將鷓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界有童兒親也豎子有仁
心此三異也將鷓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界有童兒親也豎子有仁
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漢書曰
王爲東郡尉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輒豈薪樵之道未弘爲網羅之目尙簡毛詩曰芃芃
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往求朕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又班固曰武帝廣加以納款

通和布德脩禮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政者未及脩禮故脩禮者王

為政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毛詩序曰皇皇者華君子遣使臣也左傳曰季武子如晉晉侯饗之范

者擲焉若常膏之其天下集睦豈惟弊邑周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王逸楚辭注夫危葉畏

禮曰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王逸楚辭注夫危葉畏

風驚禽易落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

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擊也

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嘗為秦擊

不可為秦之將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

下有十二州齊得其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爾雅曰進謀誦志以沃朕心也周禮曰擇人掌誦汝志以沃帝心

七故謂北境為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爾雅曰進謀誦志以沃朕心也周禮曰擇人掌誦汝志以沃帝心

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諸侯擲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然彼言王志與此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何之元梁典曰天

任彥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漢書朱

運魏志劉虞上疏曰臣遭當展永念猶懷慚德禮記曰天子當展而武王朝至于商郊朱

草昧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斷珉而為璞蘇林漢書注曰初音角之刑與刑制同周易曰雲禮冠履相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語曰稗語草創之管

子曰倉陳若終敵不稅則國用靡資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論

實知禮節若終敵不稅則國用靡資古者公田籍而不稅毛萇詩傳曰資財也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語

有若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每時入芻蕘歲課田租漢書曰民田租芻蕘以給

疚懷如憐赤子禮記哀公曰政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

饒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漸登九年之畜稍去關

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畜曰賦謂口出泉關市謂占會百物也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三見上文

斯理何從仲聞良說顏延之策秀才文曰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記孔閉戶自精開卷獨得楚國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記孔閉戶自精開卷獨得楚國

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市市人相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

語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誠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

面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

數推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

也與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林賦曰朕以覽

上之化下草偃風從論語子曰君子

曉略曰董遇字季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

德草草上惟此虛寡弗能動俗裴邕裴賦碑曰至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服紫當時十素不好服紫一國患之告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長纓鄒君患之問左右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長纓雖德慚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摺紳道行祿利然也封禪書曰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班固漢書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且市之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養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又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屬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之好士也輻輳青紫如拾地芥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輻輳紫轂填接街陌說文曰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佛拾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情遊已見上文拖朴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而下欲反十鳴鳥獲聞子衿不作之而人感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攸罔勗弗及荷造德室而九鳴鳥獲聞子衿不作之而人感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攸罔勗弗及荷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獲如也詩序曰弘獎之路斯既然矣小雅曰猶其寂寞應有良規魏志子衿刺學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弘獎之路斯既然矣小雅曰猶其寂寞應有良規明帝報王期詔曰欽納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此聖人也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文子曰羣臣輻湊集於殿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日伏青蒲罕能切直漢書曰青蒲植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漢書曰青蒲植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將謂朕空然慕古虛

受弗弘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左氏傳子囊曰赫楚國而君臨之方

託於士民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之悉宜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於曹節於是下洛陽

之也詔減死一等與家屬免鉗 匪眦有違論輸左校也漢書曰原涉好殺睡於塵中以父萬年任為郎有異材

抗直數言事刺讖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父警病召成戒於牀下語至夜半成睡頭觸屏風父大怒

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成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成也 睡頭觸屏風父大怒

擢成為御史中丞後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范曄後漢書曰李膺

將作少府有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賊踞狼籍表欲罪元羣行賂宦豎反坐輸後漢書曰李膺

左校令丞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

無隱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慎問其故無隱乃情辰 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秋曰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

曰善言也 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秋曰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

無隱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慎問其故無隱乃情辰

無隱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慎問其故無隱乃情辰

無隱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慎問其故無隱乃情辰

